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十二

詩文

夫驚塵逝電之迹莫能留也託之篇章者後世猶將考信焉邑故無乘吾悲其蕪散者多矣今拾故老傳聞并搜剔斷碑殘碣之際得詩文若干首附載於是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俾夫巡行者備歌風之義游涉者興弔古之思云爾

題仙居

劉光

仙居山水自巉絕往往聲高壓東越三溪水從天上來十洞竄與人間別紫籙修峯半雲雨韋羗怪石藏日月地靈鐘鼓鎮奇英人瑞何年起豪傑我來正值西風高晴空萬里分秋毫山明水綠快心目登臨不覺筋骸勞

萬竹山

薛昂

萬竹山中數百家重重流水遶桑麻飽餐鼓腹成何事桃李春風任自華

韋羗山

六首

陳襄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二

一

仙居叢書

去年曾覽韋羗圖云有仙人古篆書千尺石巖無路到不知科斗事何如盤盤英氣自紆餘宛有神仙此地居天子正求伊與呂如何不見起樵漁山鞠精靈久貯儲中間豪傑出無虛鄉民世世家居此爭奈兒孫不讀書峭壁回環幾百區其間巖石可耕鋤何時得片山如此白首相將老母居古意岢嶮與世疏一官羈絆可歸與此山未及西山好下有仙人結草廬四友之賢世莫如白頭終作一鄉居此山不惜將錢買歎息無因結草廬

綠筠亭

郭二益

道人棲碧山雲居在空曲千年海潮音利物緣已熟更尋妙高頂超然具幽築古木插空青寒雲抱巖綠時携貝葉書步入深林讀雲衣冷蕭條靜對含烟玉客來境非喧客去境自足宵眠護禪虎晝引啣花鹿菴中三昧語藥我嗔貪毒何時脫雙鳧藜杖追高躅

紫籙山

王馘

竹山絕頂古招提，景異相將竺國齊。
靈鷲雄吞台嶽小，瑞峯高壓斗牛低。
雲深怪石宜僧隱，山靜林幽樂鳥啼。
記得當年封紫籙，只因丹鳳此中棲。

紫籙山

錢 竚

雲鎖藤蘿石路深，旃檀林裏有叢林。
萬山重疊雨添翠，一水灣環風漾金。
午飯欲陪龍象住，夜眠要聽鳳凰吟。
更求竹罽安禪處，老却平生名利心。

福應山盡美亭

張景修

南亭不減北邙高，美景因公見一朝。
已看溪山如在畫，更傳風雅似聞韶。
栽桃定有仙家住，種竹甯無隱者招。
秀氣當爲多士福，未應都放與漁樵。

福應山盡美亭

二首

楊 密

清風送月上欄杆，雲雨溪流破玉寒。
我有三峯高興在，漫堂眸作畫屏看。
醉後愁生任數奇，僧牕借夢入新詩。
覺來着意尋桃李，除去春風總不知。

南峯山

趙善政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一一

仙居叢書

山上青天山下溪，白雲流水兩相宜。
丹成共爾南山老，采采松枝亦療饑。

南峯桃花洞

楊 密

水縛山腰點萬松，雲扶翠岫插寒空。
此溪定入桃源去，時見波間有落紅。

桃花洞

王 湛

憑高試一望，秋色滿平蕪。
山缺藉雲補，崖傾倩石扶。
渴虹遙飲澗，怪鳥自呼雛。
坐覺斜陽盡，峻嶒塔影孤。

桃花洞

余世忠

放懷桃洞更何時，一片溪流勝習池。
好鳥乍啼花影亂，遊魚高跳釣船移。
無邊藍豔饒詩景，不次風光促酒卮。
棋局尙留仙子跡，老僧揮杖鶴歸遲。

桃花洞

張 埭

小洞能藏萬斛春，桃花數點照衣新。
江山隨處行吾樂，魚鳥忘機見我真。
天畫橫空雲似洗，龍潭滌硯筆如神。
興狂更上崇巖望，遙見羣鷗樂海濱。

桃花洞

王寵麟

偶矚招提境春光點翠微漫誇仙跡古誰解世情非風押溪山韻雲增石洞衣凌
空千仞塔斜影弄晴暉

蒼嶺

劉昭禹

盡日行方半諸山直下看白雲隨步起危徑極天盤瀑頂橋形小溪邊店影寒往
來空歎息玄髮改非難

蒼嶺

杜師旦

人云蜀道苦難行我到雲間兩脚輕山險不如心險否心平履險險須平

蒼嶺

陳公輔

行到危山僕已痛此身強健不須扶回頭指望重崗處得似人心險也無

東嶺旋憩亭

張景修

東嶺新亭喜落成山凹突兀煥文星遮藏月色天分秀聯接岡巒地借靈欲訪隱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三

仙居叢書

仙凌彩霧待看出日轉洪溟他年瑞應誇東浙好屬如椽巨筆銘

東嶺旋憩亭

張朴

出郭不一里相違已十年未知何日是還向此亭旋鳥語雲根落桃花嶺上妍深
慚頻作客鄉國莫留運

景鳳巖

吳時來

十戴已成巖穴土尋遊到此若爲驚雲中似啓朝陽戶嶺上猶傳景鳳名魏闕難
忘牟子意華陽偏稱隱君情坐來回向心俱寂碧水泠泠一鏡明

水簾

吳時來

飛泉一道散天漿秋日來尋興獨長古樹逗雲迷怪壑迴風拖雨落空牀祇疑騎
鹿來匡阜還是尋花到石梁二十年前遊息處良朋此日笑携觴

水簾

吳炳思

絕壁開幽洞飛泉掛石欄日出半空雨風迴六月寒玲瓏簾不捲噴薄練長攤脚

芝心自洗欲去且盤桓

景星巖

徐慶亨

孤亭閒獨眺細數亂峯奇飛鳥不到處歸雲半落時溪光寒潑玉泉韻巧爭詩此
景無人寫慚予着步遲

景星巖

葛元

來觀巖頂飛星石愁話旄頭慧紫薇思向林泉通世網飽隨僧臘脫天機開罇一
覽湖山小撫事俄驚歲月遲杖履相從揖劉阮桃溪雲碧迓清輝

景星巖

行機

有客酬佳節攜壺扣竹關鳥拖秋色去人帶夕陽還景物催詩急乾坤借我閒了
無塵世事終日坐看山

景星巖

李一潮

汨汨塵世岐迢迢景星路飛雲絕壁開啼鳥空臺古朝觀海日來夕撫斜暉駐林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四

仙居叢書

藏萬樹秋天壓千山暮剛餘兩目清暫解萬緣苦故園咫尺間長安渺何許坦然
念人寰攜書出山去

景星鹿巖

吳炳赤

昔年嬴氏失其鹿天下英雄競追逐兩兩奔渡江南來脫生隱化星巖谷藏頭斂
角不露身惟見大小頸雙伏毛骨稜層臥雲霞奇觀變態千萬斛我嘗讀書梅龍
軒偏愛鹿頸登其巔抹月披風無盡興吟詩酌酒渾忘年鹿兮鹿兮何久沉爾不
化羊焉假鞭喚爾醒兮爾醒否千年舜侶今重緣爾非我兮誰玩跳我愛爾兮供
笑傲爾無心兮我有心有有心不若無心好爾無知兮我有知有知不若無知妙我
將與爾共忘機日斜西山鹿巖照

觀音巖

余世忠

暑縱觀山步風雲芝畹芳奇峯新楚思高節舊秋霜瑞氣無虛歲心苗向大方竹
林初着眼翠滴紫雲鄉

麻姑巖

葉發

怪石倚空碧傳有神仙迹元放古來遊孝先應曾歷山前無斷碑往事杳難覓麻姑去不來青鳥無消息

括蒼洞

劉光

古洞藏眞不記年翠巖蒼壁故依然怪來一夜清無夢人在仙家第十天

括蒼洞

張望

他佔仙居勝名參洞府高夜壇留鶴馭春水泛溪桃路轉迷南北巖空冷骨毛我來驚悞入回首歎塵勞

括蒼洞

林侍晨

落日泉聲寒遶宮倚簷山色翠摩空劉晨去後門長啓時見桃花滿地紅

括蒼洞

吳芾

欲遊此地已多年今日同來亦偶然洞裏眞人雖羽化蒼蒼舊嶺自參天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五

仙居叢書

括蒼洞

吳詠

玉靈隱隱誇層空路曲溪山一徑通夜半彌明詩太捷古來常岳道難窮桃源花漲門前水石壁雲留洞口風妙處苦爲容筆舌尙能收拾付胸中

湯公洞

張同甫

萬點波光映古邱林深雲鎖洞門秋是誰訂我重來約携手相將到白頭

柘溪漁火

蔣晉

玉川一帶光涵秋漁艇縱橫網罟稠西風日落寒烟暝煌煌燈火明中流數點如螢走絡繹影趁浮雲瀉金液一聲欸乃明滅間鄰雞又報東方白

西巖勝水

蔣晉

柘川之西有削石屹立巍峻如壁下有滄浪百尺深澄清恰似秋天碧逝者如斯竟不停孺子長歌堪濯纓故知源頭有活水支流分派迢迢清

鯉嶼浮嵐

蔣晉

天地造化真何如幻就青嵐如鯉魚初疑孝子感天意復恐古人傳素書嵐氣時
浮北烟瘴縹緲奔騰似吹浪遠跳深驚欲化龍故有飄飄五雲障

翠屏列畫

蔣 晉

青峯如屏高插天懸崖積翠生雲烟誰把王維舊墨跡巍巍高掛安居前勝景應
知世稀有妙學丹青乃縮手嗟哉畫有蠹損時斯圖壽比南山久

葛井仙踪

蔣 晉

誰鑿雲根清氣洩混混源泉流不竭味極太古比龍涎飲之令人骨清徹父老爲
云有葛仙丹成此地經多年寂寞烟霞洞雲靜惟留斯跡令人傳

孟溪

張成德

神哉二女欲何從羽化仙洲第一峯香魄不因天地老至今流水帶清風

三井潭報雨

陳 襄

曾禱神龍井雲森杳莽間蘋蘩朝薦廟風雨夜離山百里田疇熟三年囷圀閑因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六

仙居叢書

循失報謝石險路難攀何年修廟貌棟宇已摧殘牲帛三時少風嵐四月寒野僧
多稔楔古木有杉彎深欲重修葺蹉跎已解官

三井潭報雨

唐仲溫

夜宿精蘭百慮清晨移祠下勺涵亭須臾水府收溫刺始信神龍果有靈

馬篠潭報雨二十韻

陳 襄

皇祐歲庚寅陰陽久鬱埋三時愆雨澤百姓盡膏屯米價方翔踊民言備苦辛原
疇無播種道路有饑貧縣令進忘食齋房退省身朝居占甲子暮出看星辰埜祀
曾邀福雩壇示禮神祈求觀古法詢訪得龍津遣吏蘋蘩潔齋書肺腑陳靈泉汲
坎甃仙杖下嶙峋雷斧潛噴樹天波忽洒塵陰官沈吹鼓市戶濕衣巾降應聲何
遠盤旋志未伸經綸維四日滂沛卽踰旬萬古仙源發三農水利均趨田多易耨
入里少芻薪苗稼晨爭插坊墉夜不巡謳歌與父老燕喜入親賓捐瘠蘇中壑生
成賦大鈞邑人忽忘報世世荷新恩

廣度寺

鏡渠按原本作廣慶寺今改下同

郭三益

羲和均四時曜靈有急節沈迷簿領書坐歎春事歇及茲新雨收西郊初發蒼
頑山氣嘉奔悍溪流活風驚麥翻浪水靜秧抽髮漸窮蕭寺幽頓使煩襟豁風喧
釀蜜翅烏落啼林血高僧日無事種木畦畝闢綠苗已紆紆紫花行復結吾欲訪
長生終歲期採禩

廣度寺

張埴

踏到青圭始見高心神從此脫塵囂回頭已覺羊腸遶着脚放開山路遙落日斷
霞千尺錦穿雲高鳥一梭拋山僧也識儒家味故把紗籠待我曹

廣度寺

湯聘尹

青圭山後籜山前縹緲雲端一洞天龍觸鐘鳴因聽法鳳啣花舞爲參禪香巖丹
桂從天植木井靈泉共海連何用桃源訪劉阮登臨此日卽爲仙

廣度寺

二首

張儉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七

仙居叢書

名山自昔經遊地此際重遊惜別難敲句幾宵清不寐談禪一榻坐來安明時促
我登途急匹馬穿雲冒曉寒此去直完塵世事更從應約的無歡
久慕馳名紫籜山籜山萬仞路行難曇華貝葉春長在禪榻蒲團夢亦安木井泉
香雙眼豁鳳凰亭插兩峯寒我來得聽梵音處漫促行鞭且盡歡

殊聖寺

二首

陳公輔

竹嶺雲岡翠接連梵宮色構紫巖前夜長鐘鼓敲明月日暮樓臺鎖淡烟大抵登
臨須有分不因遷謫到無緣一程已見佳山水何憚東川路八千
我愛青山着意尋每聞佳處便登臨寒牕夜久陪僧話一陣西風月滿林

殊聖寺

胡經仲

不是等閑到須知會合稀水行清骨髮雲臥冷衾衣桐掛秋陰薄松寒露氣肥共
吟有佳致何苦祇言歸

殊聖寺

吳詠

院靜僧疑少門開客自稀山寒雲近屋徑狹石鈎衣松鬚蒼髯古薑牙紫笋肥騷人詩戰罷踏月夜深歸

福延院

許操

一山屈曲如同肘前有虎眠當水口陰森萬木綠參天秀色崢嶸欲飛走神仙渺邈不可問簫鼓尙能喧耳否朝風暮雨無歲年應是蒼苔暗科斗

萬安寺

孟大武

十年不到此山來依舊青山好在哉眼逐春風驅酒病却驚身世得愁媒禪床倚枕眠初熟山鬼嫌人夢却回明日拂衣還出去桃花地上欲成堆

崇相院

孟大武

一春無暇到雲峯今日乘閒叩梵宮簷鐸聲呼山鳥和石橋影照落花紅客衣欲濕蒙蒙雨佛篆時飄旖旎風煉醉扶歸天向暝接籬倒着似山翁

興道院南塔

陳襄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二

八

仙居叢書

今日登南塔愁懷不自勝年華惟鬢髮身計憶巖稜道學愁諸子根源畏老僧何當論去就細得問龜明

殊聖院

孟大武

路入溪聲遠秋聲樹影稀曉雲藏鳥語松露滴人衣詩戰蜂腰怯茶分粥面肥勝遊殊未厭肯爲夜寒歸

大興院

陳襄

松柏原環路屈盤像堂僧室枕屏巒泉清翠茗臨烹易地僻紅塵欲到難樵斧伐雲春谷暗魚榔敲月夜溪寒我來未盡登臨興欲去徘徊更倚闌

凝真宮

章憑

昔人騰碧落余地掃巖隈石壁雲長在松梢風自來暗扉通浩蕩古蔓接崔嵬更欲窮幽隱仙源路已回

凝真宮

張無夢

五雲深鎖洞門深躡履攀蘿特地尋烟霧不藏塵外路神仙遺下水中金喜遊汗漫華胥宅重憶崆峒至道心不得方平同一醉紅霞零落我罇琴

隱真宮

曹唐

好風吹樹杏花香花下尊人道姓王大纂龍蛇隨筆札小天星斗滿衣裳閑拋南極歸期晚笑說東溟飲興長要得麻姑同一醉使人賒酒向餘杭

隱真宮

蔡向

福地流傳號隱真麻姑曾款蔡翁門白春雲子自堪飽井溢丹泉飲可吞山露五峯疑指爪溪盤百疊想裙痕我來既躡靈踪後知是仙家第幾孫

巖老堂

陳襄

手持養性書此地學樵漁身類龍蛇蟄情深木石居先迷成遠復靜正得中虛何必求深隱幽蒙是所廬

陳鄭雙節詩

黃議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九

仙居叢書

芬芳桃李年愴怳冰霜苦丹心誓靡他願言九泉赴孱孱兩嬰孤誰人可振樹堅忍殉未忘柏舟日賡賦食貧性所甘辟纊營布素穆哉清門風過者式以慕訓迪範丸熊期培玉堂祚婦操兼母儀發源祥難訴淑行格幽徵鬼神事呵護粉梓籍帡幪寇來免惶怖維世有徽音澆漓起僵仆耆歲倦含飴祥光迓仙輅游衍在西池豈云溘朝露炯炯彤管編懿德千年鑄表閭當匪遠龍光俯來注

我愛仙居好

十一首

陳襄

我愛仙居好隆儒眇大方諸生令講藝童子俾升堂買地興民學驅車下黨庠三年邑未化官滿意徬徨

我愛仙居好民純不用拘閭閻禮遜囹圄長榛蕪網闊奸逾少風恬惡自無一年人已信感激謝張弧

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尙寬民雖羅網罟政未息風瀾憫物刑多省勞心席少安祇慚無惠術求配古人難

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豪以積習憑折細民土田予治而歸之分戶二千凡有產而無業積年空
納其租訴而還主者不可勝數百病求箴補千鈞待準平嗟予不知古斯道未能宏

我愛仙居好安民去百奸誠心雖照物政體味循環喜有綱條立慚無教令頒二
年憂且病王事豈能閑

我愛仙居好慚無德政馨下車時問疾治獄日空囹老吏貧歸里有老吏金彬者貧無以自給每歸耕田里數月而後出聽之蒼生餒在庭惟憂澤未至豈敢瀆邦刑

我愛仙居好園池日退居馴禽來鶴鶴野水進徐徐園鑿新沼引水經竹林間以環釣翁臺習坎嘉魚二亭草木
通樵採園有短垣薪樵桐梓之屬時爲邑民所採桑麻有老鋤猶言民未樂更欲寢刑書

我愛仙居好家無十數人民窮惟有疾俸薄不知貧弟叔閑成癖妻孥老未淳自
餘無所恨寸祿及偏親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己未周詳法律行垂手詩書空滿箱老
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十

仙居叢書

我愛仙居好經營盡國工庶民心喜悅小邑勢尊隆萬瓦如雲合千題不日讐自
非仁惠術愧子一觀風

我愛仙居好官卑分已盈才非漢循吏道似魯狂生擊柝心雖樂觀風志未平甯
如孟夫子不食去齊卿

和前韻 十一首

鄭 穆

我愛仙居宰隆儒起四方述古儒者始至本州而縉雲建安諸郡舉子相次而至慕義講學青矜遊戶闡逢掖在軒堂在

昔風蠻貊于今邑校庠賀衙聞勸學耆耄涕徬徨

我愛仙居宰渾渾政不拘縱民如野鹿任道若荒蕪訪境土皆闢訂風惡亦無平
生志嚴整伺隙莫操弧

我愛仙居宰巖巖器宇寬百筵微出響萬楫一生瀾邑小天爲壽民愚地與安經
年不相見已見欲躋難

我愛仙居宰接人推至誠一官牙岸絕百志惠慈生啓予才力薄干戈且瘵恫素

志苦難展晨夕悵此衷猶幸士知學棧樸多英雄民生樂甯靜無間叟與童風俗漸更改匪曰今古同茲轉地曹去雜客殊匆匆臨風拜祠下紀我景行踪

五禁

顧震宇

蓋詩人之義美刺並陳美以勸刺以懲意同歸於厚也仙俗夙稱淳美古靈纏灑諷詠若遊華胥今國家休養累世俗稍漓於昔矣余目擊其弊凜凜爲之堤坊夫亦嘉禾去莠材木去蠹意歟倘曰治不易民胡不趾前人之咏而癥是索則何以謝我父老之口

一禁溺女

貴男賤女雖曰人情屬毛離裏一體同視本縣偶忝民上聞民間溺女輒慘焉心疚矧爾母子自動殺機呱呱之聲氣息猶屬警爾就斃問之水濱矣此無論忍心恣虐所當禁革卽十年生聚民庶蕃育實始基之若慮婚嫁傾貲猶屬迂鄙荆釵裙布較活命之恩所存孰多今後民間產育許左右地鄰親往驗問如再行滄溺者指名呈首并收生婆一體重治不貸歌曰

萬物各有族牝牡不相離生男不生女娶婦誰結褵嗟哉此薄俗造孽類窮奇呱呱纔脫腹漂泊川之湄那見獸不仁那見鳥無知牛深舐犢愛鴉護落巢兒爾民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二

十一

仙居叢書

識太短豈在嫁無資荆釵與裙布終作我門楣况有緹縈女生男反不如予慚爲賈父軀車悔已遲

一禁賣妻

人倫之首莫先夫婦况爾小民晨耕暮織辛苦相倚尤當白首共之訪得本縣之民甯瘵曠不顧室家射利販賣視同碁置甚者抱病床褥未瞑兩目已覩二天又其甚者罵言撫孤而以中年之婦自給之產私行招贅如長平之人主家衆不稱怪俗之醜陋何異戎狄本縣已痛懲一二外今後如有無故賣妻者許內外宗親公行呈首以憑問遣已賣復告者重責枷號不貸歌曰

上有比翼鳥下有比目魚夫婦共衾裯百年永不攜爾民只見金魚鳥反不如糠同苦樂耕織偕勤劬一朝生離別委棄如泥塗結髮誓一天今乃人盡夫廉恥道交喪不肖懷奸圖紛紛爭交訐猶復利錙銖風俗已如此何異蠻與夷我申七出條非此孰敢渝

一禁錮婢

男女室家人之通情愆期有待祇開淫竇訪得本邑土民之家私蓄奴婢垂白無夫如其循法守正恐滅欲非情倘必借逕私通則誨淫非禮奪人父母之願錮人男女之欲而浸假於風化者也除已往不究外今後民間奴婢二十以上悉令配夫仍聽主役如過時不嫁許父母指名呈縣竟發還家無父母者兄弟伯叔鄰人代首違者坐罪歌曰

歎息宮中女紅顏成白頭陰霾生戾氣天子出幽囚如何民間媵老大無匹儔傳
呼通內外有餌必貪鈎豈伊獨廉貞而不思好速床頭苦徬徨寤寐成呶吻隻影
生無侶孤魂死孰收主人亦太忍乃作怨女仇試看花間蝶且聽林外鳩眼前多
感觸亟與嫁還休

一禁包攬

有身有庸有戶有調食土之毛力役非疲本縣一應征繇爾民業已承認即當正身聽候以憑點撥必親必躬庶杜弊孔一行包攬彼無籍之徒種種耗費利則漁之害則聽焉在本縣只問主者彼輒漏網去矣此時身家不保噬臍無及即小民畏官納縮首鼠規避豈本縣一種慈和尚未爾孚耶況果奉公勤幹定當優待再用包攬次身依律問罪本人嚴提究責不貸歌曰

民間苦征繇旦暮無休息父母念子勞亦願遺之佚有身必有庸規避避不得一
一自親嘗還勝倩人力人情懷首鼠恆畏官府責女不悼賢勞愛護如卵翼包攬
奸之罔弊孔恆百出一朝問主者網密獸安逸輕者苦鞭笞重者城旦役胡爲自
懷安不爲身家惜

一禁班銀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二

十一

仙居叢書

金有三等白金爲中官民交易泉流無滯間有折耗九成爲止本縣民素刁詐假銀哄市尤屬奸罔用銀五分或二三分傾入銅鉛湊用一錢真假相冒莫可辨詰即點者難欺而愚民受給何異蒙其目而劫之財乎杜僞戢奸莫要於此示仰槩縣軍民人等今後一切交易務要足色銀兩如仍用班銀不時連人糾舉并追銀匠姓名一體架號問遣歌曰

金用垂三等白者如流泉鎔鑄無奸弊紋絲細入旋獨爾僞之首攬和銅與鉛魚
目豈類珠唐突遍爾塵真假從此溷行將廢五權愚民一受給力作俱枉然物情
不可齊物價亦變遷相蒙以成俗豈非亂之淵許子比精粗孟氏深惡焉今懲作
俑者何人敢擅煎

重修縣治記

馬濂

仙居之建其來久矣宋古靈先生蒞後法令寧一風俗淳茂台州六屬惟此最稱
易治古靈之政遠則禮讓之教息寧一者或遷而擾矣淳茂者或遷而澆矣昔之
稱易治者又安在哉嘉靖辛亥予奉命來茲蚤夜怵惕惟弗克供職是懼竊謂斯
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古今人終不相及居古靈之位治古靈之民獨無古
靈之化之思顧今之民即古靈致治之民而今之時與勢則非古靈之世之比如

國計之分派庶尹之供億簿書之往來期會之督促禮義之交際獄訟之構結繁簡寬刻較古靈之世或相倍蓰什伯是故可以師其意不可以泥其迹也可以明其政不可以拂其宜也淺見庸識誠有志焉而未逮但夫氣精神招徠感召亦若有不可誣者寧一淳茂之化雖未必盡如古靈之世而其遷而爲擾遷而爲澆者抑或釐剔萬一可以改觀易聽維時上下相安政事頗簡度民量已有恢宏物采黼黻皇猷之念乃審方面勢鳩匠選材因廳事之舊稍更新之仍於縣治左右建二坊門左曰承流右曰宣化治之後有堂名曰景陳堂之後有軒名曰環翠工完告成又次第緝射圃於縣治之西緝啓聖公廟於文廟之後科目建廡名宦建祠庶幾典章漸舉人文漸著羣邑之子弟於俎豆春風之教而不知淺且庸者之未可勝此然有司之能事不止於是夫苟由是充之等而上焉追古靈寧一淳茂之化而後先照耀俾古靈不得專美於前可謂繼此而興者終無其人也與哉

寅賓館記

應存卓

今天下治署每往來孔道及冠蓋繁盛之地而交接旁午者則設寅賓館而簡僻之地多缺焉緣是仙居舊無寅賓館前令尹雲鶴金公議創館於儀門外度地聚材工役方輿金公以內艱行其事遂寢今令尹思塘王公蒞仙居歲餘政通事暇乃復命工竣是館之役及落成王公授簡於予使爲之記予執簡而歎曰王公之愛民也深哉客有難者曰館以禮士也而子以爲愛民奚居余曰子未知所以禮士意耳知其意則愛民之政孰有先於禮士者哉昔子奇年十八令東阿而得白首者與俱少決老知相濟而東阿理曹平陽以武將相齊遇蓋公而用其黃老家言發揚之氣濟以清靜而齊國治平蓋一人知識有限而爲治者必集衆思而政始粹此愛民之所以必先于禮士也苟爲民而禮士則賓館之宜設豈以地之繁簡而有殊哉夫惟以地之繁簡而殊則所以交接者爲彌文也非爲民也大易於豫之九四諭大有得必由于朋合簪若子然無朋而能使人之獲其豫也其可得耶夫居官者視事堂上文牒方披吏民擁立賓客適至不暇卽迎而閤人或從而

阻搭之未免趨趨前却於門外此爲俯仰逶迤爲饗餐計者之所能安而有道者愧矣夫有道之士有以自重而於人無求守土者折節禮之猶恐不就而能趨趨前却於人之門耶譬之釣者不以禮而強合者投綸卽吸之鱗也非禮莫致者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之鮒也然內博厚味則鮒獨稱珍而鱗不興焉知釣之貴於得鮒又知鮒之不可易得則知寅賓館之建不容已矣是館旣設則賓客及門旣得入憩於中主人漸束文牒屏吏民而後出以延接則賓主俱安而閭閻疾苦施爲緩急皆得優游咨訪而所裨治道不少也夫人才亦難矣士之賢而可資以爲政者如艸之三秀龜之五總可僅見耳豈可以常得哉則所接者誠不能以皆賢也然惟處之有地接之有禮則間有賢者始不深避上焉訐謨有畫足以定國是而濟時艱次則一得之明雖非粹白之狐亦可集之以爲粹白之裘縱有逶迤俯仰爲饗餐計者且有所感亦漸沮而不能肆矣不然則雖軫轍相接跛踦逢迎吾恐鱗雖就綸而鮒且揚鬣於東海之濱也將何所資以善其治耶蓋治道大要曰

恭曰儉恭得士儉得民然得士而後可以洞悉民情得民而後可以感召高士故論治者於恭儉二端每並言而不以相離也王公軫念民艱絲毫必節儉也然於是館不靳少費恭也恭則益成其儉余故以是而謂王公愛民之深也客曰唯唯禮士所以愛民匪迂哉

重修東衙記

顧震宇

曩余司教瀛滄苦其地斥鹵恆從數里外舁沃土填之雜植花木以自娛每憑檻寓目忘其身之去舊都矣已而有樂安之命私懼令與博士勞佚勢殊不復有披襟解帶之適旣而而喜其地之僻事之簡也爲之期年而讜民秕法稍舍故而於新余庶幾思有以息游者而得所爲東衙焉蓋昔吾郡覺軒湯公以黃門出知是邑政成而葺之以寄傲者也公去而室宇圯廢鞠爲穢虛久之疑有神物憑依是者遂繚而絕之於官署之外余從事於此衆猥以神告予弗爲恐排惡垣荆奧艸而公之亭出矣於是經工庀材榱桷之殘者革之圯墁之脫者綴之聖牖之湮者

妍之磬石爲砌如環種竹爲屏如帶緣竹徑亘迴廡以避風雨南向砌高臺延爽氣四望青山烟蜚雲駛在襟袖間翠柏干霄匝路翔舞漾月錦而奏風琴構吳中佳花如錦邊蓮三醉芙蓉列時時之夸香競艷四時之卉佐之而增其美矣夫今之芳華歷亂迎目獻笑者蓋昔莽乘而荆據者也今之飛鳴翔集移耳動情者蓋昔鬼嘯而狐號者也今之挹遠岫送歸雲欲辯忘言者蓋昔塵迷堪翳人望望而去之者也嘗觀古之君子宦轍所至往往開搆勝游若將終身焉今世仕者多隴蜀之思唯朝至而夕不得遷也安肯爲此迂拙之計乎哉然使予得煩劇之邑方束縛鞅掌之不暇求如今日之憂悠閒曠有不可得者以此知人與地相遭信非偶然而已也萬歷三十六年八月望日記

平政橋記

王明鑿

縣治之東有白水溪其源來自孟溪盤城而南與大溪會水峻地瀉雨集則澎湃洶湧民苦難涉客爲留車壬辰夏不佞始蒞茲土贊府曾君首以此事建白不佞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十五

仙居叢書

壯而許之捐鍰資之命僧圓珪屬官張仁夫老人王錫募衆成之遂磬石立基懸石爲梁橋成名曰平政取其爲徒爲輿民無病涉創始於壬辰之秋落成於癸巳之冬立石紀之以垂不朽曾君諱學周江右之南豐人以廉能佐邑有聲此亦見

其一班云

鏡渠按本文首句原本有萬歷乙酉四字今刪

三橋記

王存忠

邑治三里許有水介於通衢溪窄勢涌不可舟舊建歲久傾圮當春水起兩涯阻障行者趨趄莫前迄冬水涸冰霜寒沍類揭跣以進若履刃戟然人病之宏治乙丑邑侯錢公世資以賢科優等被遴選奉命出宰於茲慈祥愷悌民安其化強狡帖凋瘵蘇邑中大治甫期月乃達觀四境至是輒興嗟曰輿梁徒杠王政所係此而諉之度外責將安居爰請於郡侯西蜀徐公鵬舉允之復白諸僚采花君時劉君祥咸唯唯式從然民間財力匱甚詎忍斂乃捐俸并以公需之餘命義士幹敏而有操略者張忍張棟司其出納度材鳩工仍舊址而一新之敞洞虹垂鈴鍵絡

繹衡檻夾翊嚙級鱗次往來行役若履坦途侯之功信不可泯也忽等屬予記之
余自筮仕及今投紱而歸耳目亦寬矣如侯之所負所施正謂令終有俟也義豈
容默竊慨世之爲政翫歲愒日以所至爲傳舍漫忽者之所爲也蠅營苟假興
作爲窟穴用一書十冒昧者之所爲也締構追琢之功靳恭儉純懋之德喪勞民
傷財不協矩度好名者之所爲也若侯是舉去民之所惡而利其利了無一毫係
累其誠父母斯民者與此特其一耳他若蒞學宮復盡美亭一切興廢補弊舉多
類此可謂惠而不失爲政之體矣侯器宇宏深祿位未艾擴是心也隨遇而施克
終厥德且獻天子而溥之八荒王政其新矣乎予尙冀之哉是役也費頗多功不
少昉於正德丁卯十月十五日成於戊辰之春三月初一日橋以孟溪馬鬣張阜
三山水合流於是橋以三名余因之長九丈四尺廣一丈二尺侯名世資字汝溥
湖南祈陽人宜民之政灼灼多可道云

重建白水溪橋記

顧震宇

余治仙者踰二襪倉庫葺學校修官廨理邑父老更以白水溪橋請曰溪居下流
洩天台諸山之水狂潦淫雨時佐其武洶洶焉舟箴無所施舊有橋高亘兩崖歲
久圯塌往來者就高阜壘石以濟每遇水溢石沒則洪波瀾漫畫若兩域公私迫
於水火而臨流浩歎智不得營又邑之羣士謂地當卯方形家指爲文脉宜隆起
自橋之廢邑中科第漸衰蓋無不引望於此橋之興者昔孟子謂乘輿濟人惠而
不知爲政王周亦云橋道不修刺史之過然則令於封內之舟梁法當舉而修矣
先是汪王二公亦嘗銳意復之而隨築隨嚙迄無成功蓋溪之上流散漫驟束之
其騰湧之勢必合而偏注往往潰防而奔余先令築小堤檢匣支派以殺其威後
於水涸時堅築數埠轉石板覆其上其中埠不續者暫以木板貫之蓋不三月而
溪之涓無病涉者矣問材焉儲則令之俸問工焉餼則贖之粟問役焉鳩則官之
募於是士庶羣然忻舞於途而令與簿尉亦喜其事之有成也夫爲政者非利之
所必舉而民之所樂趨其績效未有若此之易易者矣

仙居縣治之南建以譙樓樓外僅數武有池一區延袤各數丈磬以貞石故迹俱存越歲既久汙穢不治瓦礫填委夷而爲途予出入諦視心竊計曰池以瀦水水尚清冽淆之使濁已失本真矧汙穢不治乎緬維古人志存匡濟登車攬轡卽有澄清天下之志邑門之外視天下何如也治邑者有餘愧焉爰鳩工役具畚插屏其蕪穢芟除瓦礫隘者闢於者疏開濬叁日故址宛然旁有石柱嵬峙上鐫歲月乃宋哲宗元祐二年也清流渟滄查滓靡遺皎如涵鏡可鑑毛髮予作而言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萬派千流湍奔濤湧衝砂激石逗浦朝宗左右逢源取之不竭隄防四塞一泓清沁坎止流行惟其所適水何庸心哉覽物會衷尙象觀理在人亦猶是也萬變紛如百感交集隨事酬應統於一心事往變弭亦如止水蓋貞而靜者心之體感物而動者心之用無將迎無留滯無偏主以是而達之於政是非曲直據理折衷則亦明鏡止水隨物應之妍媸在彼水鑑何私焉茲池之復詎萬歷仙居縣志

非治邑者澡身浴德之一助耶粵稽郡乘謂皇祐元年古靈陳公宰邑嘗鑿池引水以習坎嘉魚名亭不知在縣治何所今不可考矣予茲池實公所鑿也引水必於溪今孟溪在邑之背水自北至南以入邑東注於河習坎在此何疑焉且元祐去皇祐餘三十年矣又安知嗣公者不以修築歲月記之乎自元祐迄今餘五百禩矣去汙穢而還澄澈實有待也易曰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治邑切務莫先於此予嘉先生命名之意爰仍其舊稱或者病予考據失真以此易彼又安知無解嘲者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竊比之何嫌哉予旣濬之矣懼其久而湮也上覆以石僅呈一竇以示瑩冽且符習坎云

爲教之道發號施令嚴刑峻罰是所謂治民非所謂親民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大學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是學者所以親民也夫民之所以陷溺其良心不知禮義廉恥之習恣已所爲

一旦自蹈刑辟爲政者不得不治之反懷怨嫉視若讎敵所謂盜僧主人民惡其上故俾爲政者不得行其親民之道此無他學之不明故也若夫學之旣明父子兄弟相勉爲禮義之歸則不善之習未嘗敢萌於心况行於事爲之間如是不特善一身又可善一家不特善一家舉一鄉一邑皆化而爲善則怨何自而生怨之不生無非所謂相親愛之道此其所以親民無出於學也余聞仙居之民昔未知學自陳公襄令於斯作勸學文以告父老自是人知學之爲美登科第躋臚仁者相繼距今八十餘年雖田野之民猶知稱道陳公之德惜乎其學經魔寇之難悉已焚蕪惟夫子廟尙存予自來此謂此邑仁風之盛韋布動皆成列而邑序不修亦皆闕事前年冬遂興役士亦翕然樂輸所費以就其事而邑宰楊公筠崇儒樂善從而趣其成自直舍講堂挾屋齋廊門序一時輪奐之美使人改觀學徒復有講習之所他時更能延經明行修之士以掌其教則士風又愈今日當有異人輩出矣予來此三年熟知此邑之風俗然士風雖美而民俗尙有可病者蓋其好爭

喜訟不論理之曲直但以已爲是期於必勝而後已其所競之利或甚微雖至於傾貲竭產而無悔又好持人長短以告訐爲務此民俗愚冥尙未悛化他時學風旣盛何慮不併善之乎則斯學之建豈少補哉紹興十六年正月十五日記

重修學記

余 閱

邑有學古也古者黨庠述序之制明由鄉舉里選者皆德行道藝之士春秋時鄉校猶存鄭人欲毀子產不可當時有教我子弟之歌後世有我思古人之頌皆取其得風化之權輿然因其未毀不若作新於旣毀存之以議執政不若人樂於作新以今揆古而爲古人所難非主張吾道疇克爾仙居在丹邱爲勝地皇祐初陳公襄宰是邑首創學宮勸之以文人始知教歷時茲久隳於邱墟宰三衢留公立賢下車謁廟悽悵久之於是計徒籌材命邑之士夫王居中郭晞宗董其役先廟後學葺兩楹繪從祀講道之堂屹於中肄業之舍翼於左右宿直有廬職掌有位皆倣舊記而廣之下至庖爨器用靡不畢具不糜官不病民功告成視學廩則闕

如乃合鄉之賢巨室議時閣學吳公芾守當塗聞之助三百緡爲之倡衆遂翁從專以廣膏腴不足復闢閑田日費之資咸有經理乃遴學職舍生員嚴教育之式學者肅然歆慕初學興在戊子會秩賦計偕及明年春登第者俱甲於他邑父老皆謂有所自噫學興而風俗美人莫見其學之功學廢而人不知教然後知學之有益於風化吾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夫人人有貴於己者患無以淑之今夏弦春誦言言秩秩乎其中風動百里孰非忠信之士致君澤民要當不負吾聖人語豈止於取科第異時人歸功於學尙何遜焉乾道六年六月記

重修學記

王士昌

仙居掌教謝檢韋先生以三吳人傑標六合師摹初厄數奇屈就一貢輒然曰一第腐鼠奚嚇鳳爲顧自豎謂何耳謁選執秩授吳庠訓以出洩橋門閉戶讀書飭躬範士外事一切勿問中嚴外和了不作尋常伎倆偕庠彥手校藝膳餼脩建諸費具出自橐中裝久之文盈齋案選鏤月課若而帙諸廣文薦紳率鑄先生近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十九

仙居叢書

藝冠之比懸國門紙價爲踴咸擬首騰薦剡以直指使闕勿及露章僅如常例遷掌仙庠其至仙之教猶在吳時無兩仙士貧殊甚不惜重捐廩人爲之賑眎學宮傾圮心惻惻不自安爰計以次飭門墻築衢道煥然一新彝堂不蔽風雨幾連棟薨以壓復慮司教無地庀材鳩工昕夕督理靡倦總不問自有主者今之巍如翼如繫誰力也至臯比或穿苜蓿盤罄祇付之一噓怡怡愉愉悠然自得庠素無土地祠獨爲之鼎建宮墻大壯偉觀夫先生一廣文尙肯出才諳幹濟爾迺倘晉而爲邑爲郡不知其作爲復當何若僉擬國博倅令當洊及先生乃銓曹謂蜀變甫定借君重訓而柔之以需大用多士悲失所皈依謀據貲勒貞珉垂不朽并識去思走請不佞爲之記不佞弟侄輩僉沐先生春風化雨稔聞之已熟故喜爲書其厓略如此先生諱汝嘉字國聞吳毗陵之錫山人

儒學土地祠記

謝汝嘉

聖宮曷以有土地祠曰護聖也聖何必護曰萬古不磨者大聖人之精神也精神

於昭流動充滿對越凝承神人亦有間耳故於穆中以神事神此後學昭虔無已思也仙庠舊無祠余泰昌冬蒞止此土矚宮牆幾草莽若墻野然惻然動念先爲置柵欄司鎖鑰以嚴內外之防創率諸生鼎新文廟爰私自捐俸脩葺彝堂二庫及衙宇儒門墻垣衢道粗就整頓漸將議廊廡啓聖宮矣邊順慶有命勿違畢舉於是環視櫺星門庀有隙地架數椽爲土地祠庶藉之以朝夕凝承大聖人俾大聖人精神充滿仙庠者耿耿如在孕靈毓秀諸士子行且龍躍虎變濟濟翹起一振文運在茲舉也是爲記

重修學記

周必大

孔堂高弟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曹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爲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唱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僊居篤意學校首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二十

仙居叢書

爲文勸人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詢問大義間習程試高不躡等卑不流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祠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歆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庠下遷置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于斷碑增置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雉葺列市民居勸觀德亭總爲錢千二百緡皆出節用籍賦田十八畝輒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宓呂咸陳穎王杰不遠二千里以記爲請夫教人必以聖人爲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與按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與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令僊居則略之尤不可以不書也嘉泰三年十

二月十二日記

重修學記

陳耆卿

道無存亡也而教有廢起起之於未起與起之於既廢其功同也僊居縣舊無學古靈陳先生爲令卽廟建焉又爲文爲詩歲歲訓而民大勸始盛有儒雅有科目至今論所起曰先生云其後士浸多居浸隘養浸薄或加田而不屋尉余閱也或增屋而不田令徐柟也甚矣居與養之雖備而起者之易於廢也丞劉君屋至歎曰廢不可起耶乃遵約勸相治屋百楹營田五頃居養備而廢者復起矣其言曰吾之學文公之學也文公之學卽古靈之學也昔公奉使浙東嘗訪其祠而行拜起之禮也吾今祠古靈且以公配蓋將以公之教我者教人而又以古靈之望昔人者望今人也余曰善哉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言居與養外也而非內也其內孟子言之矣曰居廣居曰養大體是也蓋居莫隘于宮室莫廣于道養莫小于口體莫大于心道之妙難持而心之靈易逝不養則肆力養則握而其要在去私欲譬之養木去其荆榛可也譬之養苗去其稂莠可也夫吾何以知其荆榛稂莠而去之曰窮理也窮之至則見之明見之明則能判公與私辯道與欲故其爲荆榛稂莠者可知而其不爲荆榛稂莠者可養也是養其大也養之大則居之廣矣文公之教出於孔孟不教之以外則後之教者可徒以其外哉自其外而導之內者劉君之志也因其外而進之內者邑人之責也蓋古靈起之於未起而劉君起之於既廢起雖不同而功同者歟

重修學記

王士性

僊居之有學舊也圯于歲久至萬歷壬寅秋仲連楹棘以壓焉松株敗瓦尺寸不當于用晉江王公初蒞任詣學徘徊四顧而歎曰是有司者責也則爲鳩工聚材經度而拓架之殿堂巋然廊廡翼然鐘鼓琴瑟衣冠几席丹堊綵髹燦然具矣此數十年創見也博士胡君潔金君湯呂君性祖率弟子余鼎等謂不可以無言命張鍾綰王汝令朱光胤王懋卿余承謨朱光紹來徵余言記之昔者太史遷讀功令至廣厲學宮之路未嘗不嗟悼于王道之微也予記僊居學而于今昔有深慨焉說者謂古人自志學至仕閱二十五年無他利祿可趨今人父兄帥弟子一惟

富厚顯榮是冀是教與學皆非也抑非獨此也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故天子袒而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以教諸侯之弟也今少年浮薄之士以傲骨相雄長皓首抱遺經者狎侮而嘲笑之令畏避而不敢前不則摩肩而唾其面古者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而後棄于遠方小學正簡國子之不率教者止于二則屏之凡以匹庶之治易膏粱之化難也今博士與弟子相維以虛名若秦越然魁壘紈袴之豪則磬折禮之貧者頤指而使惟羔雉是問是教與學非之又非者也僊居僻在山海冠裳始漢唐間不聞古教學之意古靈蒞是邑崑以孝弟忠信示明倫之本邑民始脈脈向善不啻文翁之化蜀也至今其俗不變少者見長者偃偻而側侍私語及之稱先生而不名膏粱閥閱子弟不敢以父兄氣勢而驕其師帥是獨仙邑能他郡邑所不得並也則古靈之遺化在矣邇者教道弛鮮良有司者移易之王公甫下車問民疾苦卽以風化爲己任進博士弟子而詔之寶璽爲譚經課藝使人端本于倫理不數月而學士彬彬然改觀其興古靈之教異世而同軌也

予固因修學而及公立教之意使羣弟子知公之加惠學校者不徒在雕鏤藻繪之間則諸生效法夫子而無負王公師帥之心者必使邑之流風遺俗百代存之而其所以志古之志學古之學當有進于往昔者是役也庀材于山公出俸金若干先之議以編賦足之間出贖緩助之佐貳曾學周體公意而以清勤佐之起于癸巳歲四月卽以七月成銀以兩計三百夫以頭計千餘公名明鑿字懋良閩之晉江人與古靈先生同鄉云

重修明倫堂記

應存卓

汪侯韋紳明經文帥彛倫冠冕奉檄令僊居甫二周星百廢具舉尤屬意巒序甄青衿時明倫堂圯壞不支侯睠視咨吁曰政有大於此者乎學之堂皇家塾也青衿吾子弟也家塾頽廢子弟安歸民安嚮風謀葺煥如燁如蓋安洲倫常若待侯聿振之也不佞走甸宣役黔陽別侯年餘矣學博周君大時馬君效成黃君世廉偕諸文學介紹余君鼎走書徵言勒貞珉垂不朽述侯覽邑乘慨然慕陳古靈政

務大體諸如訟牒湍決稽逋輸最省徭薄役約已植民他無具論其大者則明倫堂之葺侯洵用意弗顧厚哉侯意天生兆人決有恆性五行五常天以之成歲人以此之成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下之大倫也倫不明性薄蝕性薄蝕則徒覷然人面耳雖下民冥頑乎實司風教者責也侯念安洲東南舊邦家弦戶誦士紳頂趾相望敦倫不乏人獨編伍庸齒不觸不興不提撕不諭往往弗孫于倫或悖公執法跳梁自逞罔知有忠者或天性相殘乖忤親志罔知有孝者或鬪墻秦越貨賄爭奸罔知有弟者或閨慚鴟張逆曳牝鳴罔知有別者或恆居出肺肝矢天日纔少利害厘毫髮遂下井傷率弁髦視焉安得有亟亟明倫如汪侯者不佞三復若言矍然起曰侯詎流俗功名士哉三代而還吏稱循良者若李離石奢第督文綱距明倫雅化遠甚彼卓茂魯恭奉職循理顧禮樂教化謙讓未遑沿千百年彝倫如綫侯繼李石卓魯千百年後力挽倫常振刷民德今吾仙民象指奉今臣臣子子兄兄弟夫夫婦婦友誼不衰則斯堂之葺非萬世作新之澤

與茲敬次侯政之大者鐫之石侯名夢說字良弼領薦南畿乙卯賢書爲晉陽令仰浦公子司徒秋浦公裔孫擅池州世族云若其效勞董督佐竣厥工者則典史張大恩也

重建明倫堂記

黃景星

僂居之有學宮自宋令陳公襄始也厥後紫陽朱子一再過之規制多所更定而人才日益盛云國朝文德誕敷學宮徧于天下嘉靖之季斯邑闕于島寇而學宮燬歸然若魯靈光者獨聖殿耳于時貳守毛公德京仍舊址而勅明倫堂翼以左庫右厝繚以垣墉頗稱宏壯至于今五十餘年矣殿廡齋舍日就傾頽而堂之不支尤甚向時賢令蓋嘗加葺頃來弁髦學校者或外飾而任其中腐或乾沒而託之繕修均之若搏雪壓衝何怪乎隨修而隨圯也萬歷乙巳崑山顧侯來爲令顧侯者太保文康公之孫也文康公光輔肅皇勳在社稷侯業承劍履譽擅菁華及茲出宰益注意於庠序甫下車而登斯堂徘徊四顧慨然喟然曰以予之不敏長

于茲土而明倫堂至于此使爾諸生曾不得絃誦而託處焉誰之咎也亟欲謀修屬歲侵而暫輟又明年戊申侯乃言曰是當改作何以修爲然時詘舉羸議者難之侯謂修則觀美於一時費輕而力易造則獲安于久遠費重而力難吾爲學校久遠計當任其難者耳乃捐俸若干贖鍰若干庀材鳩工撤而新之經始于季夏落成于季秋而不佞適過其地于是邑博吳君維翰張君崇聖王君湛率諸生請不佞言以永侯績夫我朝以經術取士咀孔孟之精英固非詞賦比而究其所見長豈能出于文字記誦之外乃于斯堂獨揭而名之曰明倫豈非以明倫者政本歟故曰勸學修禮崇化勵賢本人倫以風天下太平之原也有味乎其言之矣僊居自洪永以來有忠臣有賢相有名卿執其他臺瑣曹郎藩臬守令炳炳烺烺後先輝映孰非出自此堂而顯于當世者乎故斯邑礪瘠寡產皆窳多貧較之六邑爲最下惟是先達諸君子在焉盛遂埒于臨海則信乎地以人而重也雖然昔也傾圮今也鼎新燿燿翼翼驚目快心者侯之功也藏修于斯游息于斯顧名思義萬歷仙居縣志

砥行敦倫者士之責也諸生勉乎哉行將通籍展采爲瑞於清時庶幾無負國家育才之德意與賢令興學之盛心而媲美于先達諸君子乎若玉表石裏有玷于此堂而徒摛華採藻以飭無端功名也者非夫也于是諸生皆唯唯稱謝已又進而言侯慈祥廉潔節儉溫恭嘗頒五禁以勵編氓而修城繕倉造橋葺署善政非一而飭殿廡營齋舍重建此堂特其大者已然則侯誠賢乎哉他日傳之循良卽與陳公襄並千秋焉可也第不佞誦法朱子屢經其過化之地而曾無絲髮之益于學校則不佞媿矣則不佞媿矣侯名震宇字宇清曾以易魁南畿而督是役者爲主簿吳道遴典史鄭同文例得并書

重修文明樓記

張熙

至正二十三年陳侯天吉以承務郎浙江等處行樞密院照磨兼承發架閣庫奉省院命總督仙居事時邑經寇燹餘公私廨舍莽焉邱墟惟吾夫子廟獨存侯撫綏凋瘵未數月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則歎曰殆天將啓文運而教基之弗墜

耶由是聿新文明之樓按邑城樓在治東文廟櫺星門左橫跨通邑大衢其在宋世扁曰登龍翼然內拱凡安洲之勝合形轉勢爭效奇獻秀于几寫之下蓋昔人以肩鏞風氣時節觀遊者也我國朝憲臣高伯元始命肄學肇錫今名以爲博士弟子游歌之勸今雖幸不毀于寇前此亢是邑者玩歲愒月瓦圯桷腐漫莫之理遂乃風雨震陵壞不復支侯旣成民神報之稔載謀載惟鳩工度材弗愆于素髦士競勸民不知擾縣尹昆陵蔡君國賓和恆閔敏敦尚禮義專意恣力恪蒞其事監邑哈散沙協恭和衷克贊襄焉俄而翬飛連雲丹雘煥日顯廠宏麗視昔有加經始于壬寅九月竣事于癸卯二月旣成會寮衆耆耄縉紳之士以落之邇遐拱境若增而勝罔不愕眙感歎曰不圖今日復見斯邑之壯麗天台張熙揚解而言曰自國家失太平天下學舍頽弛隳頓不獨遐壤爲然雖有良牧奔走乎期會調發之不暇夫孰知學校綱常之不可泯哉侯乃獨能於勞來安集之餘身爲表倡昔之鞠爲園蔬者今則實實枚枚宮墻有恤焉昔之倚席不講者今則魚魚雅雅萬歷仙居縣志

傅淑有人焉丹洿湧漉我其易之肖像默昧我其飾之于是而藏修于是而游息則斯樓也信綱常之標表邦邑之觀瞻其有功於民教大矣夫豈齊雲落星誇山川之秀以快耳目之私已哉矧夫興廢舉墜猶於是乎權輿意者天運中興太平有象戢干戈而肆文德其兆不見於斯乎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蓋深有望于乾元九二之大人者觀侯之政可以知侯之志矣於是咸歡欣蹈舞願勒金石以著厥美而屬筆於熙焉侯字文祥永嘉人慈祥溫良廉明而識體要其爲治也務在敦本故民咸樂而安之是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茲泮宮振古所崇巋然獨存高明有融門曷以起庫條而穹翼翼壯觀陳侯之功昔怠所事嗟彼震疊承君劬之不擾不攝旣奠是居旣鼓爾篋莪莪章逢肩摩袂接昔有古靈屬時太寧侯繩祖武克廣德聲車書載同爰攷休徵大哉乾元天下文明

重修文明樓記

楊守陳

古之君子登高明遠眺望所以闢耳目之塞滌襟抱之煩擴志趣之隘以進于道

也孔子琴于杏壇遊于舞雩其進子弟于道與台之僊居縣學文廟櫺星門之左有樓橫跨於衢途其始宋考亭朱文公創之榜曰登龍元浙江行樞密府照磨陳天吉撤故鼎新廉訪副使高伯元易其名曰文明隸于學東以爲振作文明之所久而寢圯迨國朝永樂間弊簷敗瓦蕩無子遺獨其址巋然如故露草烟蕪交蔽其上今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劉公鈺按部嘗以茲縣士風稍衰而科第久曠喟然興歎父老或言茲樓所以棲風氣而樹觀瞻士之盛衰所由繫者公乃登其址欲復之士民獻金以資營構時典邑者非其人弗克就於是知府阮侯勤主之同知林君儼相之知縣彭君鼎至承之材斲乃備始成化丁亥之冬迨己丑之夏而成棟簷高翔門楹洞啓挹澗光於雲端納山輝於天際穹臺傑閣莫或與抗者諸士子登之仰青圭景星張阜諸峯則曰彼高屬霄漢吾德可崩施耶俯白水一溪則曰彼萬派必東吾行可濡滯耶睹雲靈萬象花木翬豹百族則曰彼華采炳煥吾文可漫漶耶瞻昔賢之墟望先達之里則曰彼奮英揚翹流芳馨永世吾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二十六

仙居叢書

徒可懈弛而不嗣其芳耶東指台西指婺則曰彼俊髦稠而科甲盛吾邑可寥閭耶其必惕然而省毅然而奮崇其德若峯果其行若流郁其文若雲霞花木翬豹聲實超於昔賢先達而科甲莛于鄰邦則夫高明眺望進道之眞以副朱考亭昔日振作之夙心者不在茲樓乎夫操縵所以安絃雜服所以安禮藏修游息無非學也或徒登眺而不進於道甚者酣觴博奕以爲娛則豈所謂士哉昔樓之廢也士之不振可諉曰風氣宣洩之故樓今復矣士可不自勵也與茲奉阮侯之命遣閭塾師張棨陳澹來徵記視憲使郡守興學勸士之意可謂盛矣故推其意而備書之

重建文明樓記

劉舟楫

考亭朱夫子過化僊居傳者謂今庠迺夫子卜遷門左建樓以爲護所以收地勢之全氣也樓立淳熙人才特盛于宋故時人以登龍名樓元季樓圯運亦中衰至正二十三年總縣陳公天吉縣尹蔡公國賓復之憲臣高公伯元易樓名曰文明

又一新也我國初樓廢而科第亦乏成化丁亥學憲劉公鈺台守阮公勤縣尹彭公鼎建皆隆麗歲久而又圯焉時大司寇應公大猷方伯應公良大參張公儉少參吳公廉正郎蔣公泮金公克厚在庠乃出已貲鳩爲材坊以覆其址未幾諸君遞登甲科位望相繼斯樓之係文運應若呼谷歷歷可徵也嘉靖以來坊頽址在二十九年庚戌吉安廬陵曾雙羅先生可耕以鄉進士授諭仙居抱宏學期斯皇多士凡可以振興而禪學校者靡不究心聞樓有繫學之謠進悉前迹迺曰不可以無樓也遂集士議復不欲煩民捐已俸廣木石時師訓萬安蕭先生遷高安梁先生廷璧亦出助邑宰安福謝侯德聰貳尹海豐蔡君淦聞而是之各致金贈適有無錫馬侯濂以明進士繼宰加意助成諸士捐廩米餘則因家以重輕納碑陰可考也事肇于本年陽月越二月題梁下礮石門跨衢上建樓三間通其中工臻十之八適雙羅應廣南較文之聘壬子八月宜黃一泉劉子舟楫來訓是邑遇常熟趙虞泉先生士端攝庠篆以修樓爲言會雙羅還尋比試禮闈迺以樓之役工萬歷仙居縣志

托舟楫遂同泉虞各捐俸爲增修計相成諸杰應存卓等益以濟工遂得續瓴葺材并易其所宜易者加以飾繪顏楣煥然成制以繩雙羅之志亦考亭之志也夫樓有禪於風氣也考亭肇之伯元發考亭之意而文之雙羅蓋因文而思繼述考亭者也今觀佳秀聿萃奚啻足以眺山輝澗光盤聯麗趣而已士之登此以會文明道也涵泳于雲漢天章高明廣大之表則心目軒闊消磨隘陋故昔之鍾靈發秀于此者若吳公芾陳公庸郭公磊卿鄭公雄飛吳公梅卿吳公諒鄭公憲王公珽盧公迥鄭公恕王公一寧泊前諸君子皆忠孝節義文章德業炳如日月昭我文明諸士當知今日又一貞會也尙慎勗哉而後之繼今者其文明將未艾哉舟楫幸預良會落厥成諸士復請爲記故不辭

經理學田記

夏崇桂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三代在鄉之學也孟子釋之曰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庠者養也用見古先聖王以道藝教民於鄉而賓興之必求教養之義以名其學非

謂教者無資于養養者無事于教而射以觀德者又可併置教養于度外也今之縣學古之鄉校也教與養可偏廢乎然養之尚易爲力教之實難爲功僊居興學自古靈陳公始公蓋篤志於教養者時則民尚朴野罕知讀書致勞勸誘之功其後習俗丕變向學者衆學田僅二頃弗給於養寶慶初三山劉公垕來爲丞乃遵約勸相治其屋百楹又物色征營增彭溪山田五頃於教養不爲無補劉公晦庵朱文公門人也宜其佐邑知所先務如此丁丑兵火邑廛爲墟天相斯文惟學宮巋然獨存奈失其籍田地遂多隱沒無怪乎養之寢薄而教亦因之而實弛也吁是必有如子游者爲宰施學道愛人之化則庶乎鄉校之可興是亦古靈所望於後人者皇慶改元眞定曹公質自翰苑出尹茲邑學問源淵有所自矣清和豈弟藹然可卽首至視學大懼士失教養儒効弗彰無以稱上意旨力爲奉行蠲役之詔敦請經師訓迪後進欲使鄉校復聞絃誦之聲爲吾徒者幸得不徵於鄉已裕於口體之養所宜宿春裹糧遺子弟以來學似不當視學供之有無以爲勤怠然

田地隱沒者終不可置而不問繡使行部諗知尹有善教因命以經理之任其散在諸鄉者親與教諭張國珍徧歷檢覈見數田計八頃九十六畝有奇地計一十五頃二十六畝有奇塘八畝有奇召佃立租視舊增穀米麥共四百六十九石七斗鈔四錠十兩有奇其聚在彭溪山者數雖夥而租則輕豪者利其贏且無賦役之及私與鄉民成交有多不以時入若照諸鄉一體定租雖理亦宜然又念其初有開墾之勞於是計其所入定以七分與佃三分歸學養士及民庶幾兩優矣且以儒生今果有幹才委爲總立板籍以防陋落之後弊繼今出納之吝會計之當又在職掌者各爲盡心以無負賢令作成之美意則教養能不有加於前士習能不復振於後乎念昔司業陳公耆卿記劉公垕修學復田之蹟有曰古靈遠矣自今論所起當曰劉公今愚亦曰古靈與劉公遠矣自今論所起又當日曹公云

重修城隍廟記

顧震宇

天子神明御宇通理陰陽所在通邑大都深山窮谷凡有城有隍者必設像而廟

之以爲其神之靈胖蠻而答一切門廡堂宇儼若官府其民駿奔趨走肅如事長吏而過焉蓋其靈爽之所通故有然矣予不佞甫蒞茲土用故事盟于神廡宇昧昧也比謁文廟繼觀公署無弗陋者乃召耆老詢之曰僊自倭寇煨燼之餘雜取山木補搆數十年來聊事塗飾土木爲艱矣予聞其語而傷焉雖然是其土風之朴茂創而新之夫乃令之責歟當是時蓋爽然有修舉之意而未之逮也丙午冬不佞將朝天子良善蔣德佐願任其事乃捐俸資什一而告之曰予方事于文廟弗能周觀回而神之門廡堂宇頽者堅圯者立諦而觀焉則隘者宏昧者丹矣夫仙民守質愿之性好食己力而不欲取餘於天地其於阿堵亦艱矣是役也豈其有神鬼輸之而若是毋其性之所往而神明出焉將神之胖蠻而民弗愛其力歟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而不佞盡其吏之經畫欲舉吾夫子之門廡堂宇擴而新之不能給而神能走其民于數月之間又能出其橐中藏而弗怠嗟予之治其不逮神遠甚自今與神約其母懈民志而永永保佑焉遂鐫石而記之

古靈祠記

張儉

先生侯官人宋慶歷八年令于茲後改河陽熙寧中受知神宗仕至樞密直學士先生道以自任德以化民文以名世忠義以忤權奸安善類迄於今芳簡冊噲炙人口予無容喙邑人初祠先生於鄉賢允未稱祀典聞未子登福應覽南峯之勝曰賓主盡東南之美蓋二山爲邑門戶所宜壯觀宏治間鄉大參王公誠之倡議前令李克常建朱子祠于盡美亭南峯猶萑莽也正德丙子予與司理王民望迺商祠先生於其上民望曰疇服予采予曰六人者義可使民望曰疇若予守予曰山古剝廢田可耕老僧宗序居之民望喜力主議越歲丁丑六人徐翰張楸朱堅張焯張燁王信圭相成棟宇旣新宗序又營別業誓守二祠時蒼勿廢勿褻煥乎東南之美也未幾民望擢刑曹行且請余記其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令於民若父母父母之欲利子也罔弗殫力矧讐斂以傷之子于父母久而替其祠非孝也先生以子保民民之祠先生豈非宜哉雖然予邑自晉永和置縣縣置令由

永和而慶歷由慶歷至今凡千三百有餘年三百有餘令未聞有祠民豈私於先生哉先生之後有令劉光者民懷惠而畏威有尉徐默成者遭呂師囊亂力戰死民亦罔祠其功德淺深可概見矣予故錄始末以屬今令曹南崗使礮之石或亦相與嗣其美

重修古靈祠記

趙善政

予初拜僊居令客有賀予者曰子令僊居喜之乎抑憂之也乎予曰喜之也客曰邑當孔道僕僕奔走僊居層峻絕巘難于蜀道皇華星輶或月一至焉子是之喜夫亦厭衝繁而樂簡僻乎予曰非也客曰繁華之所人爭趨之僊居舟車不通無綺麗之物且地故所稱瘠終歲勤動靳靳輸租之不給子是之喜夫亦人棄我取耶予曰非也客曰何爲其喜也予曰所喜者先哲之休風在也昔古靈陳先生爲僊居令距今若干年矣猶赫赫照耀史冊讀其教民數語想見其從容在位雅有豈弟之風而其民亦欣欣向化故從古及今慕古靈爲良牧而羨僊居爲善地予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三十 仙居叢書 恨不及生先生之時爲僊居之民沐浴教之化也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教新令尹先生教民之語昭然教我矧其遺化猶存文章節義後先相望乃今幸爲善地令矣予誠喜哉爲客具論云云予至僊居伏謁先生慨然有今昔之感察其俗朴而尚義啓其良心猶可歆動以故諄諄誨諭勸在刑先居無何訟務漸簡得以暇日聚諸生於先生祠彬彬然考德問業者皆有志士也坐起咏歌四顧傾頽茲非新令尹之責乎乃亟謀新之諸生曰先生與民休息茲舉未免勞且傷也以勞且傷而新古靈之祠吾意古靈弗樂也予曰子過矣子過矣君子於天下事權其重且大者不小利恤也用僊居之民與財而修功德僊居者之祠奚爲不可况祠新而民不知乎予查稽簿僊居雜用均平僅七十金一年之人不足以濟一年之出司邑者恆苦之予刷之明用之省以在官羨餘者請於當道爲之鼎新創工於秋九月竣事於十月廟貌一新而僊之聲名文物若爲之改觀者諸生瞻拜喜色相告樂其成謂予宜有言也予記其事并識予之喜云

台仙居有二忠臣焉曰戶部侍郎盧公迥蕭縣令鄭公恕昔嘉靖初郡守羅公僑始卽郡之城隍山初忠節祠以祀正學靜學二先生臨海附郭縣也又因縣人請祔行人鄭公華于義協矣尙惜當時咨詢弗周盧鄭二公未及也嘉靖丁酉九月郡貳守朱侯行縣至仙居未浹旬善政纍纍觀聽一新縣廨西有妖祠與縣後堂相直俗稱後堂殿歲時牢醴灌漉若狂瀆亂失經殆數百年侯立命撤之卽其地建新祠祀盧鄭二公前樹之門廷表諸通衢曰雙忠祠後隙地爲寢堂後爲小齋翼以廡繚以周垣因以爲士子講習之所昭勸忠也謂良于二公爲鄉後學知其故爲詳屬之記謹按二公皆僊居縣二十六都人盧公由歲貢革除間歷官戶部侍郎於方正學之門從游最密其死也在壬午夏六月亦與正學同時今其故居曰西廬者久矣爲若敖氏之鬼矣鄭公初由歲貢領訓導陞知蕭縣壬午夏靖難師至率鄉兵拒戰敗而南奔尋被獲以八月十七日誅是都以二公故頻抄屢籍

科糧數倍迄今遺黎困不聊生是以田夫牧豎人人能道之君子之澤未斬也鄭誅稍後而族屬竄匿者赦後來歸椒聊蕃衍故其事彰盧先族誅故其事晦獨吾邑知之稍遠者弗聞也二公之官守有大小世裔有興滅事迹有顯晦而要其精忠大節所以光日月高華嶽震千古表四裔者無異轍焉余因作而言曰節義之氣正氣也鍾毓于天地而培養于朝廷當靖難兵起而蹈白刃如飴者計五十七人賴我國朝列聖褒忠追卹已次第表揚崇祀矣至於寧海之方正學太平之王叔英俱叨祀列獨盧鄭二公未與若非後賢爲之表章不幾淹沒無聞乎迺今郡丞朱侯專祀二公于縣又以雙忠復祔于郡之忠節以爲正學靜學配闡百代之潛光樹風聲于永世而能仰體列聖褒忠追卹之仁有功名教大矣嗚呼前代如汴宋之衰南宋之季孝子忠臣身膏草莽立節不白者者何限雖有遷固莫之或傳喪亂斯可哀已而五十七人者與首陽餓夫並名異代非我聖明之朝治教隆洽何以有是成周之盛豈專美于千載上哉朱侯且方祀鄭二女於杜氏眞僊之

祠祀故守邢公宥馬公岱羅公僑於名宦歎李公顯忠之忠烈而時不遇也因故廟有像修祀惟嚴皆事關世教宜併記之異時國史大書不一書牽聯得書將必有考於斯侯名世忠字良弼豫章人

四烈女祠祀

張儉

吾邑去西北三十里曰孟溪唐天寶中建貞女祠祀杜氏二女卽其得死所也每歲旱禱雨輒應宋宣和民避寇其間寇望山中草木皆爲兵畏不敢犯民德之別建慈感廟於三里之內以便供祀至嘉靖丁酉郡貳守朱公按邑建雙忠祠祀靖難忠臣盧鄭二公以鄭二女禮弗同享徙以配杜二女扁四烈女祠獎忠節也祠初隘陋公拓其周垣大其寢室又置前堂爲士大夫拜瞻之所不勞力重費踰時煥然一新而四女之烈家聞而戶曉也予竊有感焉夫忠臣死職烈女死貞分定故也分定不可以見性乎何也蓋貞女者非學問之羈繫無勉強矯揉之虛飾見明志一舍命不渝自有以合夫天理之公人心之順雖學士經生子然寡儔豈非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三十一

仙居叢書

孟氏之所謂性善者耶故自其揚於家而言則可謂之孝自其揚於國而言則可謂之忠嗟夫世之昧性道而而蔑忠孝者比比也仰視四烈以一女子而身繫綱常之重將不愧心而汗顏哉公守台屹然以扶世振俗爲己任自四烈之名一正可以光祀典美風俗勵志節而天下之公是昭萬世之大閑定矣公之功豈曰小補之哉公名世忠字良弼江西南昌人歷官咸著顯蹟此其緒餘云

四烈女祠記

馬濂

嘉靖辛亥秋予奉聖天子命來令茲邑卽政營化首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惟時民無老幼一辭以對曰某也忠某也孝某爲義某爲節杜鄭四女之行因得聞焉然而未及其詳也明年春例當祭四女於孟溪之祠乃閱其祠之所記杜氏二女則隋大業賣湯餅爲活甫笄父母繼故庖人挑之二女憤激殺庖人遂棄其家隱孟溪溪水驟溢二女死焉唐鍾離介將謁選先日夢二女與言尹茲邑始覓其骸骨爲之祠鄭氏二女則父恕知蕭縣靖難兵至恕死之二女被執亦死嘉靖丙申

台州貳守朱世忠來僊居與聞其事因奉其主爲杜氏二女配予因喟然嘆曰有是仙哉居之多貞列也夫前有杜女姊妹雙節耿光照耀已與日月爭輝後有鄭女又能與杜同德曠世相感至於今聞其行者孰不凜然起敬思欲瞻拜祠下且俗稱地苦旱嘗禱于其廟輒有應茲必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夫四女稟天地之正氣各以貞潔自勵不憚殺身是氣也可以貫金石可以格鬼神是故乾得之以清坤得之以寧四時日月得之以叙鳥獸草木得之以生是故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然則四女雖死女之氣真能流行古今充塞宇宙一有感觸未嘗不通民以旱告遂降膏澤亦奚怪哉祭義有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禦大災則祀之夫四女特無定國之責耳清風高節足以激頑起懦裨益風化況於禱雨輒應禦災捍患之功又不可誣廟貌之崇春秋之享非報德報功之不容自己耶嗟乎茲一女子也能以其身任萬古綱常之重生氣常存與天地相始終彼經生學士平居無事每宗孔孟談仁義一遇利害輒畏死偷生頽然變節視此不有媿與予竊祿茲土有風教之責故以此自警兼勵茲土之士庶云

烈女坊記

應存卓

余謂孟子性善之說只兩言而定曰所欲有甚於生故雖生不爲所惡有甚於死故雖死不避夫人之欲惡莫如生死乃又有甚焉者蓋天地正氣特出於塵世欲惡之外此本來之性不待學而能者也觀于顧烈女信矣夫烈女閨門女子豈嘗觀典籍達古今哉而一時抗節捐生則有塞乎天地而光乎日月者謂非天植其性而不汨於人者耶烈女性顧名惜寶僊居縣懷仁鄉顧宏鈺女嘉靖中島倭萬餘經仙居縣入懷仁鄉時烈女年十五未字聞倭至隨其父母及外祖父母母舅等離家避之行數里倭追逼之同行諸骨肉各自逃生不能相顧烈女與使女阿香俱被執烈女美姿色賊操刃拘驅之甚急女私與阿香語曰予二人不幸罹此生惟一死耳白壁可碎不受瑕矣乃佯順之以給倭行百步餘至小桐山側坐口

湖層崖百丈旁矚深淵人不得肩行離倭數尺許女復語阿香曰吾得死所矣阿香曰爾若肯死吾豈獨生乃同投湖中而死倭相顧駭愕者久之少頃白日陰霾風沙障人如傷烈女然一時通邑聞之而薦紳詩章行路口碑稱歎籍籍無不哀且服者萬歷甲午邑令以其事上之郡守轉聞於督學監司暨直指中丞覆覈再四具報如初乃集議題請得旨捐公帑若干金爲之樹櫟於坊余因歎曰嗟哉死豈易言哉士人有談說名節而惴惴利害遂奪其志者而婦人女子於變起倉卒乃能毅然捐軀若棄一羽不惟自完其節且同行之女亦感其誼與之俱死此尤難之難者吾台夙敦節義卽往昔杜氏二女暨盧鄭諸公死節靖難時兩氏女亦以身殉之迄今凜凜猶有生氣茲烈女之死真可以追前烈風末俗而愧夫鬢眉男子之懷二心者且烈女之初亡也名聞遠近但以兵火騷動官民旁午於風教事不暇修舉經四十餘年烈女之弟顧義派痛姊抱義而死欲以傳之不朽乃捐貲財竭心力以其事哀鳴於官竟得達之當宁而蒙旌異且義派之心尙不能已

又於帑金之外增以已財建石亭於楔側扁曰精貫日月義植乾坤夫兄弟姊妹之情比之手足然人心不古每於生存尙有競財產靳囊橐而構怨若寇讎者孰能於已死之姊尙多方以圖表著之而使傳於永永哉昔李世勣自爲粥進姊以致燎鬚人皆多之然亦友愛於生前耳未能如義派如姊死已久而至情愈堅且閭閻之節竟得達於楓宸則爲力甚艱又不止於粥而已聶政爲嚴仲子報讎其姊不愛其死而彰弟名事亦奇矣一時慷慨之氣質以中庸未必允協豈若烈女與義派之事粹然其無以議乎蓋烈女芳名常存義派實行可法勁節高誼萃於一門其義正其氣剛其倫厚其事難不惟闡闡委瑣之流莫之與伍卽李世勣聶政姊弟且在下風是真可以光青史而維世教者也再廉義派行誼可紀庶幾古之隱士非止一端而多方養母之孝尤人所難且儉于處身勤以力本豐於甘旨愛篤友于鄉評素所推許今家無厚積而於姊之旌楔仍不靳貲力人於是益信之重之也故於烈女碑記末而併及之是舉也中丞任邱劉公元霖直指汝漢彭

公口督學監司宛陵蕭公雍姑蘇伍公袁萃郡守閻公邦豫章簡公繼芳邑宰貴池汪公夢說蓋終完其事大裨風化所可惜者阿香之節與烈女同但不知其姓難以請旌竟不得已之君子尚深懷憾於此也遂楔諸石

吳仲修忠孝坊記

盧俊民

黃巖州知州吳公世居台之僊居折桂里宋給事吳公芾之五世孫也公胚胎秀異生而警敏爲童子時日記千餘言旣長知親書史尚儒雅事親長克盡其職其于宗族無親疏貴賤待之如一鄉里故舊又能周旋委曲然負大志有膂力雅好騎射鄉有強梗弗順者必摧挫之罷弱不能自存者則扶植之煦撫施予周急無吝平居假酒自娛日必飲飲必醉慷慨吟嘯由是人多壯之至正十三年會台城有兵變郡監聞公有氣節遣使禮聘公力辭弗就勉之再四乃起署事黃巖州判官命守台城公鍛勵器械嚴整部伍不弛于律不擾于民由是人益加重焉至正十六年春處州睦溪盜起犯仙居境遂陞公同知州事總制其鄉之義兵公於是

慨然曰吾今爲王臣矣當勤王事况仙居吾父母邦也捕之其可後乎卽修戎器備糗糧招集亡命合鄉兵數千人奮躍而往禦戰於羅漢潭賊危困不敢進鄉民吳奉一者陰爲賊向道賊乃凌晨潛出突圍襲其不備官軍倉卒兵校多散去公獨披甲上馬與之戰手刃數十人而賊衆潛掩其後遂遇害遠近聞之莫不嗟悼事聞元帥府時憲僉伯顏不莊公爲覈其事遂舉公長子煜襲其官旣而邑之士民咸謂吾邑自有元以來幾百年矣民皆安居樂業未嘗識兵革一日草竊蜂起百里震悼而發憤能先銳志擒賊者吳公一人而已公之心蓋將衛鄉里安民庶以宣忠於國家使其一鼓而得狂寇則吾人均賴安享之利茲不幸而遇害其功亦不爲少矣立祠邑里以帥府議允其請遂給官貲一千緡士民翕然從之乃於邑治之南狀元坊擇地之剛燥夷坦者七百武度材貞以良鳩工勤且齊凡梁棟椽桷門牖闌楯之具皆堅實如法飾之以粉漆塗之以丹雘奢不過侈儉不踰質經始於至正十七年六月訖工於明年正月祠成塑公像其中冠裳嚴肅肖貌端

毅觀者莫不竦敬朝廷遣名臣經理江南贈功褒德有司復上其事贈公台州路黃巖州知州表其廟曰忠烈公諱揚字仲修剛而好禮貴而不驕以公長子襲授其職俊民來尹茲邑邑之士民請予記之竊聞古之制有功烈於民者得配食於社稷受享於尸祝歷數十百載而民神明之今公以父母之邦奮不顧身戰死于狂寇之手其功誠可尚矣公死不踰時而公之仲子燾季子炘負不共戴天之讎立攻戰必克之志集兵賈勇趨搗賊巢生獲渠魁獻馘剖心又獲昔之爲賊向道者登殺以祭其父是雖出於子之志之功皆公之英靈不昧必用除其害於一方而有以陰相其子蓋公之身雖亡而公之志公之氣猶未亡也奉祠於茲邑也又何歎焉功狀上聞天子爲之褒贈殊厚易其里曰忠孝坊以煇襲爵擢燾浙東都元帥兼縣尹炘佐處州府幕燾能清白自守馭民以寬訟於庭者折以片言咸得其歡心邑政大和後亦退處里中乃作新其堂所以彰其親之徽表其昆季之志又扁曰忠孝堂云

馬侯啣德亭記

秦鳴夏

啣德者僊居二十六都人士啣馬侯蠲賦之德而亭之也亭而碑之以永思也初都人有鄭公恕者仕國初爲蕭縣令靖難兵至以其職死之君子曰致命遂志云公死而子姓以謫戍行無有免者幸而免則投竄山谷莫敢自名流離困踣垂十五年恭遇宣德改元始詔復其田里當時鄭氏所留空然版籍而田土山澤悉歸豪右之家矣賦稅之征按籍爲定震餘殘孽誰與申理比有令於其邑者曰鄭氏不堪命矣吾爲若均派之均之誠是也然鄭氏之田不下數千則占甲坐田不下數頃以鄭氏之困而困邑民君子病之正德曹令廷桂定議許以其都夏秋之賦輸折色迨况令一經則嘗併免其均徭之半雖補苴塞漏時寬一分之憂而名存實亡終未免于通圖之累也嘉靖辛亥馬侯以進士高第來牧廉得其情迺喟然曰敝哉爲善者無以勸矣則爲旁研曲究酌其會通以爲經久可行之法是故僉殷實之戶以實其里覈實征之田以定若役查迷失之田以還其舊都有支處則

免輸之官以補各甲之折色廩有隙地則量鬻之民以賸本都之常賦蓋所以優恤者不遺餘力矣夫法行可久則宿弊祛惠出不偏則民志喻於是爲鄭氏都民者曰侯何心哉微侯吾無以爲生矣爲通邑之民者曰侯何心哉損益以平其施固吾儕所爲甘心焉者也越三載而侯以治行旌部檄且至邑民聚而泣曰侯不可留其如吾民不忍侯去何爲今之計莫若建亭于邑治之西礮石建碑丐名筆以載其事庶侯之德與石不磨而後有作者其永永無斃矣亭成請記于予予謂賦役生民之膏血節義天下之大閑故哀多益寡者敷政之常經也顯忠遂良者道民之善物也今夫君子殺身以成仁身且不恤而違恤其後哉乃善宅里以樹風聲則固守土者之急務而不容自後者而况其子孫乎况其子孫之困於賦役者乎易曰物窮則通通則變變而通之與民宜之傳曰智者作法愚者拘焉侯是舉也其有功於風教甚大爲利於邑人甚博民之德之斯固天理民彝之不可少哉是皆可書也已侯諱濂字濬卿號竹崖常之無錫人僮明達文學飾治卓然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三十七

仙居叢書

有古循良之風茲特其一節云

馬令去思碑記

徐 恕

縣令之職於民最親能親於民民斯親之未有於民不親而民能已親者欲爲聚惡爲去所謂親也合而樂去而思所謂民親之也予於邑侯馬公見不媿厥職於予邑見直道之民侯至自辛亥秋未幾撫按思質王公劍門趙公鳳巖陳公以循良之德純潔之守國珍之器文章政事之才交章薦之甫三載召爲地官尙書郎閭鄙之人士久安侯政忽命下咸皇皇走相謂曰予屬事邑侯多矣愛予邑之深待予邑之厚自侯未之前聞也侯在今恩在予身他日在予子予孫侯去誰復父母予者因扳轅泣下旣拜以別躊躇眺望始返有杖者百餘人返詣徐子猶戀戀不忍釋徐子曰天子置吏詎私一隅課最者進俸厥施疇惟表侯偉績鐫于通衢爾過頌之以慰爾思爾子孫世頌之以永爾思不朽在是矣奚以留爲皆懽然曰自予心愛予身愛予家而莫予遂也侯廉靖率下亘以始終無侈靡縱好無肆

情以求於民厚予財不困者莫侯若也均節勞逸酌量有無勢族無擅利村市無追呼養予力不盡者莫侯若也昔有精吏治者于教化未遑侯崇鄉哲表名宦佑善務滋懲惡務斷士氣用勵漓俗用淳凡綱紀文章罔不備具凡舉措因革凡喘息寤寐念慮罔不在民數年間予得帖然無事熙熙以卒歲者侯賜也亟如子言差慰予心徐子曰初侯之施予邑非爲今去而爾思也心于爾不置耳爾之思於今非復有覬於侯也心於侯不置耳施者思者心若是於古之道庶矣哉予嘉其以古道相與也記所言於碑使頌之侯名濂錫山人以書魁於鄉登庚戌進士第暫而豐詞氣恂恂然至法所在屹不可撓望之知爲仁人端士也由予邑遷今官方嚮用未艾云

周臨海均田頌

吳時來

均田頌者頌臨海周侯也周侯爲臨海令僊民奚而頌之也事有一日而舒百姓之急者雖欲無頌不可得也隆慶辛未天下賦役又當攢造之期仙居適缺令於

時分巡兵僊安福周公難其事謀於郡守番禺張公假重周侯非侯無足以勝斯舉者侯辭之不可既又周咨密訪得其罷困之由爲文以白之上官其略曰六縣俱困惟仙居最甚其父老日望均平若不爲處分則下民之倒懸難解若過爲更張則豪右之謗怨易興權其所重莫若均田編里者上官咸報可而巡按南昌謝公初至正欲以均平行於通省主其議尤力侯乃於是年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下車吾邑又恐令不便詢之庠士詢之里老既又開陳告之門有窮極利病者聽弗拒乃庠士乃里老及途之人靡不稱便卒下令通計邑中之田若干頃除官田一萬二千畝免差不編里寺田一萬二千畝折半論差優免役占照題准通例各以官級論免其額免外餘田悉與民戶一例編里合該田三百畝充一里長強有力者不加益貧而愚者不加少焉官戶田多者儘其一圖其田不及與有餘者從其擇所相願同充又審第一都暨第十三十五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等都消耗太甚者九圖歸併之令既下觀者感注不能爲歡莫不曰父母父母各

如令平議以進侯乃爲之揆都量其家定年次先後焉凡經侯所平定者又莫不曰神明神明其丈夫快於途其婦女快於家頌聲一日遍於窮谷卽大旱時雨未足以喻之也侯貞心而又瞻智易若烹鮮本無難者而況以公天下之心行公天下之法民焉有不心悅而誠服也哉夫三代井田公天下之大端大法其初以田授民每夫百畝無非以上而均之下也其後通力合作先公後私無非以下而均之上也井田之廢久矣而賦役均田正三代遺意求治而上望治而下每言及之卒未有見之施行者何哉蓋才與誠每難兼至而兼併之家舞文之口易得而撓亂人聽也卽以吾僊萬山之中無別生理山田礱确功深得淺僅以力稼朴略持其門戶十年以來逃亡過半正由編里不均故耳不均之害多者盈千百少者不及十畝少者力詘則逋逃一戶逋逃而十戶虛賠賠賊之令嚴於上而轉徙流移日相望於道當官者見其逃亡輒曰難治難治抑孰知保安招聚之機在上不在下甚或水深火熱不盡驅之他邦不止也故辦事官金崇厚等奏下戶部准行而

當事者兩可疑欲行中輟者凡幾矣一聞清審悉挈妻子倚門問路爲長往計不有周侯孰復來甦我哉繼自今居者無偏重之累行者有思歸之心沐浴斯民而更新之則是舉爲之侯蓋大大造于吾仙也士民感懷爲之立石紀思又謀塑像于古靈祠之左席將生祀公以示報屬予作頌予固恥以言諛者樂民之樂不啻口出聞之法施於民則祀之於頌奚有頌曰有美周侯學道施仁清風惠露洽於比鄰我邑缺令父老泣陳愁慘枯悴情理疇申惟茲大造十年利害民散久矣往事則奈上官軫念如溺忠濟假節周侯甘露以霈侯曰吁嗟孰非我民官失其道厥賦弗鈞行將卽事救此方人法窮必變况也持平計畝編里視家定次畫一較然怨懟罔避士民騰歡巨室服義或歌或舞對言流淚昨偏苛令相率播遷二期桑梓借此仁賢盍歸乎來報德難宣傳成一日郊施百年二旬竣事侯乃返駕老稚扳轅千百不舍而今而後餘年誰假賦薄役輕有田可稼樂此君子宜民宜人窮谷士女流其頌聲胡不太階胡不干齡公侯孫子福祿永凝樂此君子民之

父母一雨三日何澤弗究慰滿三農神功無有此法不磨百代是佑

盡美亭記

張景修

僊居邑之美者也而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也而一亭盡焉盡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邑之謂也朝奉大夫龐公倅台之二年季按屬邑轍環七百餘里可謂勞矣然至於僊居福應則徘徊四覽嘯咏終日欣然忘其歸信乎美哉一日謂景修曰昔朱超石云登北邙遠眺則衆美都盡予於此山見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予名之曰盡美矣子爲予記之景修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窮耶不遺一景一物兼收而並采猶東西之不可相無也邑之括蒼張阜紫籜韋羌皆峯巒險絕巖洞環怪而溪流森然烟雲晦冥鷗鷺出沒平波漁唱斷隴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也已夫豈易名哉邑令劉君襲明雅爲公知圖序以告於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樞密直學士陳公述古名之也陳公賢先生勸學文垂於世踰四十年公實作是亭公賢宰相子名門冠代不驕富貴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四十

仙居叢書

而意乃在乎山水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在於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在乎學者之材也噫美於是乎盡矣

桃花洞記

袁桃

仙居城南有塔雙巘蟠蜒古靈祠在焉萬歷辛巳春思塘王侯寵麟修故事往謁之尉夏君希尹先爲治俎豆邑博劉君桂鄭君昌國暨予咸以共事至謁畢侯曰昔者嘗總鹽務求公署得桃花洞而奇之作亭其上題其洞曰桃花洞亭曰觀風亭亦仙勝概也盍觀之咸曰諾乃沿峯而南轉陟嵌竇見靈巖懸峭石室玲瓏卽云古桃花洞臨溪匯淵濔成潭中屹巨石柱盤浮星宛然天台之桃溪也入洞凭巖則層巒疊嶂萬葉生聲更碧嶺丹岫烟雲萬形宛然金陵之桃花塢也今值春妍茵綺並布芳聲頻飄飛鳥交適農歌於田商咏於舟漁者忘機樵者遜道宛然唐虞之泰和景象也侯與諸君樂之挹酒灑詩顧屬予記夫天造神物有待也洞名于古曰趨稼軒又云藍光軒一云涵清亭晦翁嘗游焉遇固奇曠四百年而

王侯遊遇又奇予與諸君因侯而謁古靈得續晦翁遊遇尤奇意者天所待也雖然侯豈逸游者哉侯學術宗晦翁而以古靈治治古靈邑舊所稱雙美者蓋兼之矣美則愛愛則傳異日續是跡者心侯之心則新亭與此洞俱永云未幾侯以陞任去將付之剗而中止迨少尹吳君正大繼尉王君棖繼博馮君韶聿至方咸欲終厥事適湯侯聘尹以司諫出宰是邑下車而立成之殆亦山川之奇遇與

重修顯慶寺記

林應騏

寺始名顯元建於梁天監癸未在紫籜山之陽唐天寶中神光現今址遂徙稱光明山宋祥符初改今額我國朝永樂十四年重修相延爲習儀攢造之所繇永樂癸未上距天監癸未凡九百歲蓋徙者一廢且興者二燬而復新者三又百五十二歲嘉靖丙辰倭寇犯吾邑焚官民廬舍殆盡而寺與文廟城隍之宇獨存若有呵護之者丁巳委官修建城池公署凡燬者咸新之而二廟及寺以不燬故仍舊又若有待焉者己未十月荆門姚侯奉命來令吾邑乃周覽而歎曰城池官署新

矣而先師城隍之廟習儀攢造之所若此豈所以尊吾君師敬鬼神務民義耶越明年政治民懷百廢具舉爰捐俸斥羨修繕二廟而茲寺之役出內囊數十緡爲倡委住僧性聰使得募緣助之不數月而工告竣視昔增美于是性聰謁予徵文記之嗟乎自漢魏以來佛氏之宮遍天下矣在昔君子往往昌言力排欲火其書廬其居卒莫或禁而識者謂宜修其本以勝之侯茲役也無亦修其本以勝之之微意與天下之視上莫尊於君故春秋王必稱天而孔子過魯虛位猶爲之色勃足躩凡褻敬以尊王也上之視下莫重於民故書云民惟邦本而孔子至式負版之夫凡褻慎以重民也佛氏之教乃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是不知有天矣況於君乎以大地爲幻欲舉一世衆生而滅度之是不知有地矣況於民乎邪說行而人心惑以至萬乘之貴甘舍身爲之奴雖叛俘逆虜指其像而使之拜則拜不肯拔一毛利天下及不顧父母之養者或竭貲自鬻以施浮屠皆溺於習俗不見禮義之舉表儀之著無以感觸其良心耳侯則因其宮而莊嚴之爲天子祝贊習儀

之所因其庶而繕葺之爲吾民攢造黃藉之局由是衆皆曉然著侯尊君之禮佛氏惟吾獨尊之說無所容而僥倖越志之患消著侯重民之義佛氏滅度衆生之說無所容而游惰悖淫之風息一舉而衆善皆集寧非修其本以勝之之微意哉雖然侯夙夜匪懈無一事而不尊君勞心焦思無一念而不惠民固上下皆知而信之者奚俟予言而是舉則侯教化之微權也宜闡之以表侯微邑丞鳳陽鄗君橘邑參蘇州張君元鄉邑尉黃州江君沐皆與有贊襄例得并書若夫規制材物工作錢餼施捨出納之詳則系之碑陰侯名服璜字廷佩湖廣承天之荆門人

勸學文

陳襄

咨汝邑父老夫人之爲善莫善於讀書爲學學然後知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爲學則父母有養一弟爲學則兄姊有愛一家爲學則宗族和睦一鄉爲學則閭里康寧一邑爲學則風俗美厚雖有惡人將變而爲善矣今天子三年一選士雖山野貧賤之家子弟苟有文學必賜科名身享富貴家門光寵戶無徭役麻蔭子孫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四十一 仙居叢書

豈不爲盛事哉予自到任以來居常憫爾邑民不識爲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黨鄰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爲事以至身冒刑憲鞭笞流血而不知止予甚哀焉奈何奉行天子詔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若傷膚髮而汝邑民不知予心乃相扇熾囂訟成獄自以爲能使予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與汝斷弊略不能改是誠何心雖然非汝百姓之樂於此也蓋不知讀書爲善之故也前年曾有文書教諭汝鄉民令遣子弟入學于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古者十室之邑尚有忠信况今百里之邑良民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環茂朴美之器可使爲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爲學眞可惜也今汝父老歸告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卽去汝父老亟其聽予言

勸俗文

陳襄

爲吾民者父義

能正其家

母慈

能養其下

兄友

能愛其弟

弟恭

能敬其兄

子孝

能事父母

夫婦有恩

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

嫁皆是無恩也

男女有別

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

子弟有學

能知禮義廉恥

鄉閭有禮

歲時寒暄有以恩義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

貧窮

患難親戚相救

借貸錢穀

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

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

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

耕者讓畔

地有界畔不相侵奪

班白者不負戴於道

路

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挈

則爲禮義之俗矣

紀遺

志之闕文爲傳信也事不足以信後世則志不書而或有所見所聞所傳聞藏于故老之家藏于稗官之籍其事同而首尾互異其說異而大略多同者而一切闕之母乃沉前人之彩而史幾隘乎然以百年幾絕之跡而欲信之一日之考則吾豈敢作紀遺以俟後之君子

朱文公提舉浙東常平又主管台州崇道觀兩經僊居以縣治向獅山乃造橋改街爲弓弩之形濬七井鑿青圭塘以禳火星又以學宮地脉垂盡于東立龍頭石于綵紉東嶺南峯各泐浮屠以助其勝夫公百代儒宗過化之地卽爲增重况垂規畫以福斯邑乎

萬歷間知縣湯聘尹建鳳岡亭于縣南以障缺山而平其橋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四十三

仙居叢書

書院

桐林書院張震龍所闢以教鄉之子弟者也文公行部過之爲書一門文教上蔡書院去縣南五十里馬鞍山之下宋寶慶中趙必昇以浙漕准遣引年而歸郡請于朝爲上蔡書院 龍圖吳芾園在縣西臺亭數處頗擅湖山之勝文公常遊其中 提舉陳章園在縣東芳亭羅列碧水縈迴亦稱幽曠 安撫陳仁玉園在縣南臺榭甚盛又有碧西山房在南峯之下林木翳然理宗御書扁以賜之而蔣氏鑑玉堂與之相近或贈以詩云藥鼎香聞栖鶴寺書堂影壓釣魚船 處士郭嘉鄉園在縣西南中有冲菴其扁亦理宗御書也

縣治中舊爲亭者十曰眞趣脊青習坎嘉魚凝香送紫列遠三益停松第一香爲堂者九曰眞清二松思政安樂愛山秀岐衆樂景陳而巖老則陳公襄所建也其詩云手持養性書此地學樵漁身類龍蛇蟄情忘木石居又有齊清樓釣翁臺松柏林春臺學宮有沂詠亭觀德亭當時亭榭之盛如此屢經寇燹勝迹湮

沉昔人卜盛衰于洛陽園囿不能不有慨于斯云 陳公襄不獨循良標譽而于山水興復不淺建亭于景星巖刻石於天台山韋羌南塔石牛皆有登臨之作後世想見風流何減叔子之于峴首長公之于西湖或以游觀爲非政豈其然哉

韋羌山一名緯鄉一名天鼓臨海記曰衆山之最高者韋運舊經曰運羌山亦名天姥在僊居縣東連括蒼高僧支曇蘭傳則云偉鄉山在樂安陶宏景玉匱則云括蒼西南一百餘里有偉羌山登真隱訣則曰偉羌山多異神之事巨石森聳奇怪萬狀其中一石如笋高萬仞俗呼抱兒巖上有石室戶牖樵者每聞簫鼓聲蓋神靈所宅一山而九名豈羌鄉姥鼓音相近羌美韋緯偉字相似而訛耶

括蒼山一名天鼻寰宇記云高一萬六千丈周回三百里與韋羌山相接唐天寶中改名真隱道書云括蒼山在會稽山東西五岳圖序云括蒼東岳之左神邕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一

四十四

仙居叢書

圖云括蒼凌映桐柏登之見滄海以其蒼蒼接海故名神仙傳云王方平居崑崙往來括蒼石壁上有科斗字高不可識宋元嘉中遺名畫圖於團扇赤城志云臨海真隱山本名括蒼羣山中最號巉絕有八面焉一向凝真宮其七則臨海黃巖仙居永嘉樂清縉雲東陽七縣界皆山脊綿接今縣西蒼嶺亦其所通也山中有洞與處州之玉虛宮通自嶺而言則東屬台西屬處是謂天門地戶故不特處名括蒼而台之括蒼門與此邑之括蒼驛亦皆以是而名但郡志云一千五百丈與寰宇記不同未知孰是而石壁科斗羌韋山亦有之豈兩山相接而訛耶

宋宣和四年呂思曩作亂以縣治仙字大已爲犯諱焚之執士人蔣煜欲妻以女煜罵而拒之遂被害景炎二年縣治燬于亂兵元至正十六年處州山寇尹亞大又以仙字西大類亞大焚之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猖獗浙東騷動六月賊漸迫知縣姚本崇令戍卒賊不犯城而去者鳴鐘三聲爲號賊已過而聞鐘疑官

兵追已遂攻城陷之焚縣治殺居民極其慘酷後四十餘日君守譚論始以兵至驅而殲之

宋有土軍寨白塔寨鎮守上營土軍教場白塔巡檢司安洲驛蒼頭驛戴村站俱在縣西弓手營舊教場弓手教場俱在縣尉廳東大官墻在縣北小官墻在縣東元所勅鎮守下營在縣治後

宋之巡檢鹽務皆武臣寨兵八十人營兵七十五人元有鎮守千戶巡檢司弓兵三十人尉司弓兵三十人國初設田市巡檢司弓兵一百人後裁革而機兵屬之典史徒有其名耳典史不知訓練爲何事機兵不識弓矢爲何物武備之弛未有甚于斯邑者也嘉靖丙辰之變殷監不遠奈何不思患而豫防也

唐天寶元年李生葫

國朝萬歷三十五年秋芝生于儒學東齋之冬青樹三本大者五層玉色而紫紋時或變而微紅

萬歷仙居縣志

卷十二

四十五

仙居叢書

邑自宋迄今大水十有五惟政和二年溢而壞城正德十三年民多滄死旱而饑十有六其尤甚者洪武三十五年蝗自北來食禾穗竹葉殆盡嘉靖二十四年饑民至搶商米下獄以死萬歷十八年推官王道顯奏請發帑以賑二十六年知縣汪夢說捐俸煮粥仍申撫按發各倉濟之

斯邑萬山夾水官路在於水傍田之統路近水者膏腴而少沿山附石者磽瘠而多且雨少卽槁雨多卽穠官府踏荒徒見路傍之膏腴不覩山間之磽瘠也故以荒爲稔者容或有之宋尤公袤詩云一雨淋漓已渺漫未晴三日又言乾從來話道天難做天到僊居分外難

毛公德京多才足智廉勁不撓倭變之後凡城郭縣治學宮經營規畫爲之一新顧時紕舉羸不無嗟怨竟被謗罷去至于今五十餘年民顧思之豈非私怨激於一時公論定于異世耶夫任事之難自古爲然豈獨毛公哉

萬歷仙居縣志卷之十二終

跋仙居縣志後

予不佞不能周知天地之廣大而獨好觀古今所載星土方俗人物得失之致耳目覩聞輒生感發以爲人心世教端必有賴乎是乙巳謁選人得台之仙居私自念此古靈晦庵二先生所蒞之區也文獻其有徵乎比至見其山川秀美土風朴茂賢士大夫多光明俊偉能世其業卽編戶之民類不能具什一以求尺寸之贏于四方予心安焉每自公之暇輒求前世之遺蹟不可多見退而考之故府簡策缺然未有志者豈先輩從事于茲樂其土俗之淳未遑紀述將三年殿最輒遞代遷去有是念而未之就歟不佞慨然久之乃搜剔舊聞旁求故典與學博王君綜其可信可傳者彙集成編凡幾卷將刻而傳諸世一時學士先生父老子弟樂仙志之有成也謂主者宜有一言弁其首予惟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史核則傳志該則遠周禮旣設有職方氏以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財用穀畜之數以周知其利害而又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士訓以詔地求誦訓以知地俗此皆

萬歷仙居縣志

跋

一

仙居叢書

因俗爲治之意而人心世教所攸係焉者也後世訓史之職廢而政多苟簡然則郡邑之志所從來尙矣仙故居萬山中其廣不當台之什一而星野災祥之數戶口田賦物產古蹟之遺城池官署學校鄉社陵墓寺觀之蹟與夫名臣宦蹟忠義孝友儒林文學隱逸僑寓列女仙釋之流種種清嘉未易殫述試陳是編而縱觀之足之所履不問而知其處目之所周不辨而識其人其措置可以合人情而耳目可以俾懲勸一方之書千載之業端有籍焉顧予德薄能小不能有所闡明以激發後人之志氣而惟是二三君子相與考覈甚詳商確且久其文則略其義則該庶幾可備它日之掌故云爾後之君子吏斯土者尙憫予之不文而刪抹潤色之萬歷戊申七月旣望吳郡顧震宇謹跋

余纂僊志會台郡無善手可付梨棗乃捐家貲刻之吳中工旣成余又解組謝事則名山高閣任余藏拙可也而僊人士力請傳之因載其板歸僊俾僊人士聊寓目焉若知我罪我一付之悠悠之口我何與己己酉十月朔日附識

舊仙居縣志跋

邑之有志始於明萬歷之三十六年卽此志是續修於本朝康熙之十七年司其事者爲明焜徽謨兩張先生時兵燹初平文獻無徵不無舛錯遺失之處朱莊菴與之同時著山人問答一書以糾其誤乃故老相傳謂修志時出重貲以廣購舊志欲俾舊志隻字不存庶後日無以證新志之失是則恐未必然果出重貲廣購勢必不遺片紙胡此一十二卷獨能流傳無恙耶得毋如秦政焚書不能禁圮上之私相授受耶書係夏閣應君履堃家藏僉謂不可以不存也爰向家大寶叔支公項錢十餘千俾梓人以畢昇板印二十餘部字有脫者與逢釗侄查補之庶後之修志者有所考證焉道光十八年長至日邑後學杏邨王煦謹跋

校勘後記

右萬歷仙居縣志十二卷明顧震宇纂光緒志誤爲十六卷原名仙居縣志

鏡渠

爲之補冠紀元以別於康熙光緒二志震宇字清曾崑山人萬歷三十三年以舉

人知縣事興教勸學政法古靈此志之修使仙居千數百年文獻賴以不墜厥功

甚偉光緒志叙例謂雖署訓導王湛同輯然皆出顧令手筆觀各門小序可見云

云其言誠然自來各縣修志知縣事者類多徒尸其名罕有秉筆主裁有之惟陸

清獻靈壽縣志此志爲顧氏親纂斯則尤難能可貴者全共二十有七目卷首無

輿圖餘亦簡略然記載有法議論不苟要不失爲明代方志中之佳構其卷八官

屬門知縣及續補教諭中列入萬歷三十七年後歷任姓名下逮天啓二年止當

爲後人竄入無疑今悉不加芟削以存其真原刊每半頁七行行十八字前有邑

先正應存卓及知縣廣陵鄧應璧序未有震宇自跋考千頃堂書目及省府志均

曾著目光緒台州府志已謂未見予家自 先曾祖孝廉天隱公 先王父明經

萬歷仙居縣志

校勘後記

一

仙居叢書

散仙公逮 先考真吾先生累世蒐藏鄉賢著述卷帙頗多孝廉公且與王徵君

子莊同纂光緒志而蘭雪堂藏目竟無此本同郡之以富度鄉獻見稱若臨海項

氏寒石草堂黃巖王氏後凋草堂暨溫嶺金氏鴻遠樓陳氏枕經閣等亦俱未見

著錄予頻年于役武林復曾多方徵訪不獲居嘗引爲憾事客秋既有刊布仙居

叢書之舉深以此志攸關全邑文獻不可不重爲蒐求以實此編爰於公餘走謁

省立圖書館館長陳先生叔諒閱覽組主任王先生文萊承爲遍檢海內公私藏

家目錄始悉吳興劉氏嘉業堂尙有此十二卷秘笈而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亦

藏有道光十八年王杏村先生刊本重荷慨允轉向劉氏傳鈔以歸生平所願見

而不得見者至此竟如願以償快何如之顧劉本自卷十二詩文門謝汝嘉儒學

土地祠記以下迄紀遺均付闕如嗣復懇叔諒先生郵假王刊本鈔補始成完帙

相互參稽于魚魯之訛是正亦多而同邑張先生藻香願任繕寫縣長湘潭劉先

生君德慨允籌募印資此十二卷秘笈遂得重流天壤諸先生贊襄之功爲不可

沒也抑

鏡渠

尙有感者新志告成舊志覆瓿固爲情勢所必至顧吾人讀杏村先生所爲跋知康熙時續修縣志此志不幸爲司事者所忌竟有祖龍之厄故流傳甚稀然終不至泯沒以盡則殆有非人力所得幾及者杏村先生圯上傳書之喻甚爲切至有味今君德先生既有重修邑志之議後之秉筆者宜如何一秉大公以期信今傳後庶不致重蹈康熙志鹵莽滅裂之失此則不肖硜硜之私所欲與全邑人士共惕勵者也建國二十有四年歲次乙亥夏月秋禪李鏡渠自識于武林寓所

萬歷仙居縣志

校勘後記

一一

仙居叢書